

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為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常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為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

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為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為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為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為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為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



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為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為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為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太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弥貴而弥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

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為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俵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楯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



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為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尚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

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蠅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為神欤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



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物  
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  
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  
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脩德以教野人其  
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  
而勞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息意交浹鄒魯之盛  
殆不能過暨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  
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

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循俗以苟  
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  
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  
苦其不便周之時間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  
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  
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  
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  
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  
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  
器為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



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  
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于堂左  
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  
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  
治乎  
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  
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  
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  
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  
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  
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  
夏周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  
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  
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  
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  
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  
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  
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  
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



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况於魂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

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可非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微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



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  
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  
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  
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敬羞  
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  
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  
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  
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  
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  
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于心

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  
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  
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十章叙離違之情以  
歸田為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  
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竿上壽  
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  
稻魚衣有帛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為  
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  
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  
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



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祐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盖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

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為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為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脩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為人也



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一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陵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岩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况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

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滄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亦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恠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



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倭暑  
不違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  
耳眴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  
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  
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  
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因而罔  
獲是謂學勞詳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  
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  
悟尚脩其辭逞怪披竒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  
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

咲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穿巧寬則致  
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  
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  
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  
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  
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息浴乎水振翮脩羽不勝樂也雞  
浴乎土振翮脩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



與水俱真而不死吾今忘其為畊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為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為治也可幾矣膠膠焚焚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為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為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為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彼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感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脩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為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為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為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脩其足恃者以徐觀



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  
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  
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  
邦而人望之者以為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已  
而視其所居為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  
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為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  
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更存乎目者航之  
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  
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  
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

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  
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  
天地且不可恃以為固而况於人乎而况一室之間  
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為也必  
有為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  
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為之而誰艤  
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人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中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



天台四明馮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為天下奇觀跡擬  
乎蓬閭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  
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  
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  
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中山其上有樓閣室  
廬之美  
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  
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  
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廬處士  
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中山草堂定谷知  
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

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  
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  
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  
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  
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  
山岩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  
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  
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  
君公輔陳君元來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  
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

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為規矩揉鉛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况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脩盡舉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



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 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

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采乃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况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斷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非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臙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

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土人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其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為時名大夫亦可



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庶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某年尚壯強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其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始茶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所改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姑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五十輒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頽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



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  
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  
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  
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  
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  
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  
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  
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  
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些訛庸夫俗吏  
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

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  
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  
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  
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  
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  
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中一家  
言以輔翼群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  
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  
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豈足以追  
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遜志齋集

五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  
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  
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  
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  
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  
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  
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





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其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

屢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其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其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其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  
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  
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  
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為深恥世俗  
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為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  
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  
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  
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  
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

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頃之樂哉士之  
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已於國  
家天下之事無不徭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  
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  
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  
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  
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  
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歛之于一身  
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為以



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富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脩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為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為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與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觀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



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為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

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為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為之言恐其不知為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為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為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



備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尚安足為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

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為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為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為月乎名且不  
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  
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  
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  
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為之形者未嘗與  
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遇於世  
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  
况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  
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



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  
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  
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  
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  
則有酗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  
鱉之類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  
怒而致敗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  
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

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其美必有其甚惡之事乎夫惟  
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實  
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飲貴而八珍九鼎之  
筵賤而橡栗一作栗茹藿一作藿歡之寶室一作室莫不有待於味其  
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  
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為然乎世之名人賢  
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  
菲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  
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  
味尤為薦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



求之不勞不為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為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已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為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汗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擬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



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  
在心為性為道之原為善之會為人物之分聖匪加  
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為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  
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  
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  
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祗昆協弟睦于家  
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  
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  
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囂之歸惟志士懲  
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祗祗栗栗馭馬

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  
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  
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為蠱螟俾無害  
其嘉穀視芬華為陷阱惟惧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  
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為養外誘之浸俾莫能尋丕  
猷弘訓克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  
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  
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  
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  
養皆聖自怡其道以聽惟其甫尚鑑于茲則遵聖人



之執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備其身以淑乎人恒人  
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  
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尔汝為未足而呼其名以相  
名為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為  
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為泛而曲為之辭長之則曰  
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為之號或因其  
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  
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為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

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  
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為貴而  
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為君子  
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  
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  
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為公卿與號之為先  
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  
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  
公卿不足為之重吾以是知德為衆人所推者過乎  
位為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



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為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為貴者印組以為華祿賜以為豐崇顯之位以為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為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

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為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



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廼屢躋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

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靜夫無為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



子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記用隱世寧海  
入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祿大夫者至今為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  
河決峽之辨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  
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  
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  
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踈詞命不脩于鄉  
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

成禮居乎朝廷為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  
人民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  
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紫封域之內有細行  
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  
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  
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為言也子嘗見夫萬仞  
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澌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  
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為川  
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  
汨如溪潢澗潦之為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



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為貴而發於不得不可言之為美  
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  
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  
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  
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  
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  
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  
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為  
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為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  
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  
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  
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閩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  
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晡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歛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  
言夫靜之為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  
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  
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



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  
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  
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為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  
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為誰所語何言所歌何  
辭何為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  
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靜則明動  
則需需疑當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  
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  
不以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  
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

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  
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  
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  
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  
於寶箴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  
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為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  
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  
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  
者未嘗少變也奚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  
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



必以余言為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

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經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



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  
學猶植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  
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  
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  
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  
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  
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蠶起而未嘗正  
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脩身致  
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  
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

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  
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  
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  
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  
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  
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發來遷至東  
爨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爨之祖恐其族大  
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



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  
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  
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  
故址復以褻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  
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  
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  
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  
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  
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  
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

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為之制而禁抑  
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  
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  
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  
吾身皆其遺体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  
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  
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  
祠自始迂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  
禮之意似以為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  
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



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  
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之况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



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灩耀難正  
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  
動容愜意以為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  
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  
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  
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  
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  
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  
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  
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

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  
為學道者凡八人揚游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  
彦漢龔彦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  
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  
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  
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  
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



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  
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  
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  
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  
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  
符而况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  
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  
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  
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  
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

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  
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  
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  
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  
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  
聲則汗出而顏變頽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  
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  
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  
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  
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



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為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為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為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

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勲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竒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



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  
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  
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  
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  
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  
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  
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  
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

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  
居慕義之士以為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  
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  
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  
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  
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  
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  
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  
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  
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為喜戚以區宇寧風俗  
美為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  
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  
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  
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煥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  
適意人以仲昭為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  
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珎不能知其旨毛  
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不  
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  
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

者私安佚以保身為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  
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  
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  
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  
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  
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為天下慶蓋必始  
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滅  
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為者人事之



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  
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亦  
亦不疑當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  
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  
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  
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  
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  
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  
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  
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

備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  
也黃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大著然以積  
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備其業  
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  
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  
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簞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  
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  
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  
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  
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



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紳歛焉而寫鳳翔騰焉而虎豹躡彬緼雜襲重敷

維結或變為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况能常見之手欲常見之且不可况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况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躰而踈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智籠力執欲使遠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



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遠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脩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

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為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



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躅者不思哀而悲此  
皆得於是不得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謀善  
謀善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  
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焉不待思  
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  
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  
知狐貉之温服䟽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  
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遠  
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  
則思親鬱蒸而慘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歲

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  
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  
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  
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  
之旨甘温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  
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  
百年為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又為無  
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弥久而弥存故脩己也則思如  
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  
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



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為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遠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慙

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為不得養乎徬徨焉躊躇焉累乎若無所依歆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為乎吾心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為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闥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緼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緼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緼為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為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



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緼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一以昌大吾宗孟緼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緼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緼之思盖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願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緼之思豈有過歟然後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緼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緼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毋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緼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緼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子將於孟緼是望子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



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  
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  
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  
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  
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  
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  
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  
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  
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  
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

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  
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  
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  
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  
問於邾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  
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  
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  
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為老農  
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



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  
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  
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  
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  
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  
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  
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  
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  
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  
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

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  
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  
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  
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  
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  
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  
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內祇肅迺下詔  
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



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為令然必有善為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 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為幸宗族舉酒為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貲售者矣惟年之脩短出於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

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為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為宗族之榮華實可為 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



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  
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為美而必曰攸好德蓋  
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  
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  
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 聖世尚年  
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一處士之風者相率勉  
為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  
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  
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卧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 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  
取而足隨所至 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  
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  
孺之容視天地 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 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  
謂神仙者為近 之固不行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  
後高雲卧天遊 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  
自我而得往往 亦諸幻怪之說馳騫企慕之意勝而  
恬澹虛靜之功 倣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  
何望其能有成 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



以為皆不足以徂何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  
高風絕識超乎埃壘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  
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  
抗造化以獨立也退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  
異於衆人而獨斷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異決也縉  
雲曾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  
所得悔前所為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濠  
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  
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  
為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

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為世俗之囂閥汚濁者不足以  
浼之由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  
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為高哉先生飢而稻濁而漿  
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  
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為  
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為高吾安知百  
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  
為曹邴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  
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  
之為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為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為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城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

醜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為思睿乎其為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之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此以是心為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谷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合以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為邦之道其用心為何如而豈以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



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一吾謂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而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空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士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慥慥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周君彥法，心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為之上，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為之記，以發其義焉。夫慥慥者

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也。其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嗒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烏睹所謂慥慥者哉！蓋人之心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暇擇也。其無繆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退而即於斯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



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夫慤慤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心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豈可不謂知所務也哉。是道也苟知堙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慤慤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一之亦以勵同志也。

顛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

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聘智者馳騁焉。大過釣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顛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悼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



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躔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躔者有矣而慕乎躔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躔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躔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

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為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



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  
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  
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庖雜家異  
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轆或不以廂或以人駕  
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  
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  
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  
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  
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  
然並出學者俵俵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

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  
墨而不閑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  
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  
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  
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  
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轂以禮樂為蓋軫  
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  
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  
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  
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



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  
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  
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  
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  
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  
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庶  
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  
方其身在于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

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  
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  
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  
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事物之變以養其目  
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哀嗜好  
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  
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宗位重任處之以  
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爲飛天而馬行地也  
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



夏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  
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  
熟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  
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  
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  
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  
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  
衆也子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  
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  
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為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

世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  
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  
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  
於利祿者也君俞君之為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  
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  
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  
題曰養素凡其所為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  
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物綺疏錦



帟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  
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  
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膳淪膚者服食之  
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帶飯糗而茹藜粗糲  
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  
屏氣卑聲傾歆詭巧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  
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  
而已剽雋掠竒粉白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辭  
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  
惟禮之府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關

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  
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  
薄嬰兒設機弄女婦事遊謹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筆  
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  
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萬  
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  
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以塗之  
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  
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  
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



天而反道之襟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  
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為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  
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  
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  
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  
不為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  
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為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  
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

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  
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  
人由是而成物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  
為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  
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  
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  
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為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  
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  
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



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在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為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為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灾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為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

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勛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為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  
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為公卿大夫  
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脩  
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  
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  
變者蓋思其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木之  
下禾黍為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  
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  
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  
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

學以自娛取賀水部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畊語名  
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  
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  
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為身謀則可  
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  
幽遠不可徵也而為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  
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  
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  
是觀報施之道焉



台人謂山川環復之地為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  
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  
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  
為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  
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  
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  
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  
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  
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  
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

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  
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為詐居正蹈義者不良  
於為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  
可以拯生民之危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  
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  
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  
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  
懷濟之有取乎靜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  
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  
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為之宰乎盈乎縮



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靈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

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為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為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况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為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渺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為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際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為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條馬而



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  
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  
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為  
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  
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戒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  
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  
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  
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  
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  
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  
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夫斯可記  
也若曰燕安之餘為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澨飲食  
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  
余焉敢為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  
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  
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  
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  
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



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  
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月一作毫而察眉睫衆  
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  
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瀘之功以變其渾濁而  
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  
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  
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  
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  
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襍穢汙化為泥塵而不自知  
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

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瀘  
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  
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  
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  
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  
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  
溪脩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  
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  
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  
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



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  
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  
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  
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  
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  
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  
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為趣亦有所  
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為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

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  
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為  
累蓋入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  
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  
趣之自得以為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畏  
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  
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  
自樂而不資物以為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  
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  
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



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盖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盖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為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為菊趣軒及遇 聖天子擢為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

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于以為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為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為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衆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



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  
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  
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  
我哉

遊志齋集卷之十六終



遷志齋集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  
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  
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  
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  
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  
亦絕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不字也



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  
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  
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室  
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  
為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  
而私謚則文肅也室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  
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情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柎穎穆也柎  
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

同二子稠穆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穆子也因子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  
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  
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于天  
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  
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  
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  
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餘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蛟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為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矣苟為不然則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頽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

其所得之淺深以勛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為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一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山田衍沃可畊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



請記夫士成豈果為隱者哉觀山於艮則當審天時  
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  
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師之積順德  
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  
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  
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  
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  
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

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  
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  
見上言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  
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竒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  
皆稱君為竒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為且將立功名當  
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  
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  
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  
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  
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



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  
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  
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  
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  
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蟪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  
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  
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  
也孟公綽宜於為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  
為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為聖賢之學者脩之  
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

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一仕之用存不違俗  
以為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  
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具者美矣豈宜於隱  
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  
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  
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  
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  
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  
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  
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一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為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前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太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

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為默山精舍子必為我記之子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為吾言且曰子第為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克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為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



曰是不為仕也為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  
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為隱也一知其道之不可行  
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日一人之榮辱貴賤有  
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為喜戚而脩其在者以勝之  
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困乎此無一命之爵  
一釜之祿以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  
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堂曰時之爵祿崇衍者  
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  
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

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點山之  
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  
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  
物為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曰其潔  
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罍之塵埃無  
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  
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生一馬之  
所殘鳧鷖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五治之



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為度以敬為幕持之以兢兢之思以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與不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濫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能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

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為齋居之名夫敬為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為之也以之事君則致



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為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為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 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為郡縣學教官盧

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叅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以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歛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



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畫於卑近  
其為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  
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  
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  
為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  
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  
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  
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  
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sub>以</sub>濯舊蔽而啟新知君子  
之心曷嘗有斯湏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

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  
梓梗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  
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  
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  
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  
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  
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  
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  
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  
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



於公卿為君子矣雖不為公卿無害也為公卿而不  
足為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子以以古  
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  
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以其無志也吾  
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  
怩然笑予以為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  
不思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  
身之

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  
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  
孟同日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  
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  
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  
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  
為聖賢為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為而不可效之哉  
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  
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  
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為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為哉



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為孔子顏孟  
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  
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  
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  
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  
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  
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  
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  
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為  
此其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為榮失之則權挫  
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為適者  
一昕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  
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  
周孔顏孟為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  
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  
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  
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為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  
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



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即吾身為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

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淞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為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為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為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



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  
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於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  
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  
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  
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為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  
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為  
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為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  
吾志故為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  
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副為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  
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  
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  
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副之求也病瘍之  
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  
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  
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為是而  
不省其為欺見人侮已輒以為宜而不省其為妄聞  
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為可喜聞毀吾者確然



自信而不省以為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  
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為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  
為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劉願求  
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  
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  
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  
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  
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  
有以充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九動乎四體

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  
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  
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  
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  
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  
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劉能於斯數者  
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  
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  
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  
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况



予與廷劄也歟况不及廷劄者歟予也焉可不率言之以塞廷劄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為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

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為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 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為 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為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為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 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



卷十七  
十一  
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  
若對越 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  
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為屬立身事君之道  
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既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  
言之以為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  
昭然若日月况筆之為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  
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  
能復加毫末而况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  
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  
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

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  
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  
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  
禪乎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  
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  
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 聖天子之耿命乎古  
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  
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暮  
李西平之有翹皆克宣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勲烈于  
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



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  
富而為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  
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  
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  
不為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  
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  
豫樟梗楠得之以為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

犀象得之以為威黍稷梁粟桑麻麩得之以利萬  
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  
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  
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  
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  
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  
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為然千  
載之後得其全者為大賢得其正者為君子得其偏  
者猶不失為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



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  
得焉者過焉而為莊周卑焉而為申韓悖焉而為小  
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  
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隳為將相  
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為南面之君而不師斯  
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  
來得孔子之道以為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為文景為明章為太宗為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  
然為宗英或知為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  
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

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  
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  
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  
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為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  
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  
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  
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灾施惠之事  
孜孜為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  
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



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為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斃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為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為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為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為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為人為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為準則為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為者推至仁



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  
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  
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  
弗可以不稽古為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  
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  
名所御堂曰身脩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  
有一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為國之本

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  
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  
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  
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  
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  
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  
是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  
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  
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  
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



苟且為斯頃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 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 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 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為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 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 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 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一王家之丕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



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

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在其



所守毋懼于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 天子行  
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  
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小忠末節以市名或  
為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  
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  
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  
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為

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一作與常布之士類名

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  
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  
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  
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  
以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為  
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  
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  
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  
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  
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



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傳說為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後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脩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叢

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

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為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



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  
穆乎若虞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  
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  
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  
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  
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  
器業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  
愿為天下道之

羅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

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  
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珎世之美  
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  
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  
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  
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  
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為達其於外慕一  
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為善人無  
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  
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



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  
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  
其有功于 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  
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立  
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  
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為絕  
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  
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  
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  
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

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  
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  
之可羨是果曷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  
俗之表宜其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  
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  
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為  
後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  
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為萬物役聖賢之學所  
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  
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



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  
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  
雖子美復起而為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  
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  
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  
一身者其不為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  
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  
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為之

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為是  
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求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  
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  
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  
飢餓而論為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  
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  
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  
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弥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  
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  
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



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為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止于闕下，而乞其退食思政之堂。目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

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為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為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為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頃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克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笑言，其中



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  
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  
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  
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  
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  
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  
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之任則吾之所當憂也

矣敢以身之卑職為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  
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  
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為夸大之論  
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  
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  
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  
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  
好奉養之華以為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  
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  
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



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為人以為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為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為太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蔬食困貧殆

不可處思持不以為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為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膳美之品纖麗溫潔之



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月不至則不足為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為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

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為御史由御史為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養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



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究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

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為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為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高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然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



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魯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為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為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忍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

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與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滎。且悴者何為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時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乎其者誰為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



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

自夫鉅者誦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為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為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為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為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



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為也願近之余曰古之  
為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  
後容臭珎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  
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脅俯仰無和平之音  
進退無從容之度拜瞻軒其尻超則頓其步而與古  
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  
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  
近之予曰古之為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  
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  
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

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  
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  
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  
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君不  
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  
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  
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寔少矣君豈  
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  
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  
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為經



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為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拜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為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為臣孔子盡之以為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為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墮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心古

執善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為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為美焉蓋良農之



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勵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鑄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為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為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

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隨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冑也而質過乎人



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  
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  
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  
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  
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  
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  
倦道之成也孰禦既成矣歆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  
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  
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

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為近之用心與  
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  
羽使廣之心知其為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  
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  
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  
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  
絳侯平居駸駸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  
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



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  
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  
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  
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  
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嘒嘒而至吾以默默示  
之固將鉗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  
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  
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  
不為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盖有所得而然也吾  
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為苟不有以採止則日趨於薄

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為  
傲或笑以為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  
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  
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  
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  
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  
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為羞  
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造余亦可出  
而仕矣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為然自聖人以下其天  
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為  
之師而為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  
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曰且檢其身  
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  
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  
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  
之教也非我之能為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  
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為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

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  
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  
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  
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  
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  
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  
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  
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荅辨  
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  
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



吾何為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為師諸子之言以為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况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為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為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既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為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為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為而易知者哉非誠為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



皆未盡為學之道者也古之為學者可見矣其幽深  
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  
足以用天下而可為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  
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為愚若仲由  
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為野蓋子羔之信道而  
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  
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  
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攻  
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  
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

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  
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為莫不揭而示人使  
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  
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  
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為異今之能若  
是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  
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為學而後之大  
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  
嘗以為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  
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



之賢豈無望於為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為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為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為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為有累於心擾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為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是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

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



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為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為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

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一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為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為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覩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為能或尚黃老以無為為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



意見為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  
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  
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  
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為有  
識者  
客為好學是以大  
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  
慨然有慕於為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  
餘力發為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其身無異嘗  
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  
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

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  
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  
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  
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  
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為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  
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  
室為默而告子曰子能為言其為我記之余曰異哉  
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為是則君



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為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  
以苟同矣君之有變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  
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  
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  
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  
人不恠及處乎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  
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  
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  
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  
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為病故

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  
而不敢叅之以人人偽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偽者有  
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為佞宜言而默其失為誣二  
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既以默自居而余復言  
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者不  
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  
為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君  
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  
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  
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為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為允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剡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為垣夷級以為階腴者為圃而通者為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交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

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躰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



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為我  
用而不為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  
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為學且與學道者類焉  
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  
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  
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  
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  
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為善學者矣然則斯  
堂豈特可為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為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  
震富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  
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  
子曰我死與而毋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  
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  
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為  
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為庵俾子  
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  
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  
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為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



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北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家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為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王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

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為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墓之孫也出於某某墓者也某某墓又出於某某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為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巳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



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為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為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為夸所為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為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為者乎絳

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為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為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為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為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為鮮而能善其身為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為孝子為忠臣卓乎貫天地



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如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  
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歛之為德行施之為  
事功將奚所弗至佗日位益崇所樹之益偉使後之  
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  
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  
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通志齋集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



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  
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  
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  
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  
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  
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  
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  
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  
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

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  
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  
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  
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  
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為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  
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  
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



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  
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  
為為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  
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  
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為教者不若  
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  
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  
以好為詼諧無實之談故為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

惟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  
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  
然嘗稱淮南子書而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  
有窮竒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  
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  
世之可怪者獨窮竒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群臣侈  
為贊譽以為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  
足稱者豈已之故苟汗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



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  
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  
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踰海禦身以避之不能決  
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  
包差取容競為諂諛以全身斯為小人矣若當時群  
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  
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勲臣而  
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  
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傅世弱子豎孫為司馬氏所陵  
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  
以此失固可為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  
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鈎摹而  
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  
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  
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  
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為疑  
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  
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為右軍真蹟無



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  
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奧心之所得寫之於書甘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文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鉄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



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小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日勿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蘊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  
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  
存錢君克邦重装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  
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  
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  
必計其巨細疎密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  
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一而至於文章之繁簡  
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  
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  
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竒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  
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  
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考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  
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  
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  
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  
楚以其地為國都旌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  
絕盛世之美殆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  
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



睫展卷而卧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湖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魚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為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咲其所為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



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為區區小詩詩擬當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人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遍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為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是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迤雖聖賢莫能達其躬及其礙乎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



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  
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子孟  
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  
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窟公亦受偽學之目奪官褫  
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  
姦以為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  
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  
流以擠排汗蟻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  
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寇以快仁賢之憤哉  
嗚呼亦可為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窟在慶元二年丙  
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  
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  
二者名家正書尤為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  
鬻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為公中年得意書  
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



父預脩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  
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  
縑紙礪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  
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  
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為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  
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為足恃耶錢唐  
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嘗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  
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

皆已毀燼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  
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  
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  
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未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  
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矯最奇趙公  
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為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  
足恃固不以外物為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  
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  
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  
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



為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為有天下而不可為正統者三篡臣  
女主夷狄也篡臣女主之不得于作擬於正統古已  
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  
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  
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  
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壑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  
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  
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

秉繁峰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

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  
之無愧二公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  
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  
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  
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  
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  
表繁峰之墓者黃文獻公為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  
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繁峰  
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手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况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為者猶不講况難為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為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

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 國朝之初翰林學士

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奧而介子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為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懌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為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調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懌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殿下講學于齋宮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懌書法可嘉其以顏魯



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懌三字於篇首臣既  
持以付懌且告之曰士為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為名  
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  
紹乎前美也今 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懌可謂  
盛矣懌尚日孳孳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  
紹父祖之聲猷以報 殿下之寵望則善為人臣子  
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  
所望於懌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懌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林待制余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為史官最及  
使南夷一死為群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  
又最當時宜乎 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  
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  
請韓退之為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  
於濟而紳受知 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  
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  
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賢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



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為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為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為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辯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為易教

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為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允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惴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笞辱而畏白鹿子



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  
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盖有東漢諸君  
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  
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徼聲譽惟恐弗  
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汙古所  
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  
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  
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  
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為墓銘見示歎  
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為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  
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  
天人之際為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  
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  
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  
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為人而今已矣浙  
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  
邪惜夫

題確磴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為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確磴子墓碣確磴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垂確磴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

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貞惠先生昔為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為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為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塋余遇諸京師為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



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為  
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  
蓋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  
告我余尚能為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  
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  
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  
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

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  
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  
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  
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  
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  
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為最寡吳郡韓  
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  
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  
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  
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



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  
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  
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  
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  
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佛然有不滿之  
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  
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  
辭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  
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  
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  
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  
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  
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  
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  
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曠  
之珽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



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  
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  
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  
既沒而叔子思齊為陝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  
術薦為

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

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  
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  
天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  
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為法乎叅政  
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  
以為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為士者不患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  
而患其不知道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  
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為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  
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  
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  
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為者  
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  
養當其銳然於有為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



之變未有不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竒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為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竒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割股吾甚惑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為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為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凝然不為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入稱其節未嘗割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



自脩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為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為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為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為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為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著為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為父師者往往以臯

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為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冥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為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為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



賢之學必以知為死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  
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  
乎群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  
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豁然  
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  
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  
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又  
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為是言者予與叔  
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  
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  
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  
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  
亨濁俗如膾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  
於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  
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  
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為李  
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  
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為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為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鳶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為李君

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為第一

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外意誠希世奇



玩也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為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白非誠明公溥之士其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為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

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為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為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為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



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懾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

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為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群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闕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為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為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為鏡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



以位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  
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  
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為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  
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  
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  
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  
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  
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

馬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  
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  
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  
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  
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  
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  
蘊沛然而江河流濶然而日星著然思喜樂好惡慕  
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慊於區區  
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夫孰可以  
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頌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



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  
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  
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  
為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環竒纖妙之觀而  
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  
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  
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稟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  
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  
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  
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  
祿位得失為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  
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  
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  
伍符中而放筆為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  
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  
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  
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



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  
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  
朝廷曩歲兩家為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  
采苓子訴于朝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  
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為詩以述其  
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  
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  
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

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以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  
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  
特可為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具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  
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  
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為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  
嘗徵予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為言予撫卷  
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具人之存者聚散不常於  
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子何



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  
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啻如呼吸頃耳其  
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  
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  
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  
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  
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  
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  
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  
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揚言性本  
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為世戒  
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為許謂君子懷刑乃懷  
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為善之當為彼為不善之  
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孟篤志精思而未所自得  
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  
以稱物平施為言謂三十斤為鈞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貫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  
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



為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  
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  
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謾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  
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  
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為乃四月之訛則  
為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  
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  
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  
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  
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為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為難  
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為言之意者為難是以李長  
吉發憤欲將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  
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  
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  
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  
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  
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  
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群之士伏於



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為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利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為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為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為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為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為君子而不可為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為利達而為之也使慕利達而為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

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為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曾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籍者豈不在公之所為乎公之為人御下寬然有容而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為君子而不自以為才是宜為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



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歛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  
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  
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  
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雕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  
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為聖世宗室多賢  
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  
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不能養父既生之君有  
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

生之為愈也是以於人為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  
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  
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  
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  
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為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  
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  
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為教弟子知所  
以為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  
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  
家南中始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



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  
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  
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  
為予言里人王頌與其弟暕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  
脩許君卒嘉猷為集所為詩頌暕為購工刻于家以  
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頌暕之於師蓋亦當  
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  
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  
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  
予昔既為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  
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  
時之為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  
贈其父為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  
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  
之况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  
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為而無外慕之  
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  
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  
於君者其所繫為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為進  
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  
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為言忽也所以備  
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  
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  
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况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

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  
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為士者  
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急其所宜為而  
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為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  
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  
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  
章音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覩制作文為之感因  
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  
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為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  
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



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楛順乎其不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剗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為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去而醇厚之用稚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為忠樸者其

李君之化也夫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終



遜志齋集卷十九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碣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



先事而諫徵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  
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  
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  
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  
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  
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  
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  
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吃咤指麾威行萬方

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旣形心術之微  
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  
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  
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群情旣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  
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  
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  
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  
蛇豕屏竄才優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  
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  
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  
後國先家季子所恥

叔躬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污叔躬之賢  
高潔蓋世非義之祿咲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  
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  
吾義已得彼為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其心  
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慕不以易彼卑卑  
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  
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何國無士名言王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  
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  
勤禮致敬後乎沫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



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  
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  
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  
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  
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譟威強獨有憂色外患蓋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  
先事有言衆謂迂悻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  
晉亂平吳金盃之邦多忽求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

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  
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道璵璠篡紛紛孰非臣子  
先生醜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塵去  
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  
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



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  
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  
人以此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讎孰所怨惡吾取其才  
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  
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讎與子  
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

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  
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  
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  
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群賢在位魏子之力  
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  
繁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專用侈國貧言利愈密



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  
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  
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  
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  
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  
道之廢興盖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  
爲譽爲充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

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  
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  
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  
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  
非子知人群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  
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  
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  
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甚遠  
拒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  
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  
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  
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永

處厲民之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  
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  
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  
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為矯時  
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而能取  
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  
知政之首閔俗之庀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  
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  
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才多孰啓其端先生所培  
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



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為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為惟忠定公  
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  
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  
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為世名臣  
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

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  
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  
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  
氣豪辭雅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  
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其辭  
曰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  
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折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  
春秋之辭楚漢之雄章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  
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



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我我比績丘明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漢後七代道喪言芬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抉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歟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在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滯及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明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嘗手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為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足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  
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  
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狡所忌就其所成  
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爲狂  
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  
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sub>其</sub>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初如可喜卒敗大事<sub>其</sub>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  
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  
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  
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爲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敞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况身不至  
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



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

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群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縵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



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敬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鉄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狗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



卷六  
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汗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

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北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



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  
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  
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  
之違其機者衆也荀彧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  
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陳丹王尋爲漢而  
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  
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  
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

遇而思爲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  
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  
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  
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  
眩於成敗使操以可疑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  
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  
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  
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  
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  
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



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  
斥之爲鴛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  
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  
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  
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  
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  
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糝糠萬物甕蓋乾坤  
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

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  
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於黃土手搏長鯨  
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  
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  
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壇海內之  
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  
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  
不止一人叱之即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



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  
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  
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  
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  
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  
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  
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  
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  
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  
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

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  
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充聞之可爲  
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  
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  
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  
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  
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  
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  
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  
所依旣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



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幾  
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泐泐暴于四方布衣  
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卧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汗大節已隳烈烈司徒  
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  
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群實明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  
喘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  
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  
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  
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  
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爲僕者爲酒  
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  
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  
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  
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  
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  
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



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彗出柳詒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為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贊以

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邦之興亡於此卜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宄擅國國不遽亡繫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閣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為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  
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  
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聞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  
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  
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  
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  
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  
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  
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第  
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仕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  
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 今上有名當世觀於  
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  
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  
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子  
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  
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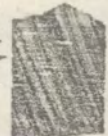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  
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  
在列 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  
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藏諸家以侈 上恩  
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寓  
日馬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傅  
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未  
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學  
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之  
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


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蓋察勿文足以  
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  
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  
藏于家豈非間世竒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  
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  
足以知之某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  
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  
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  
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



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 天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為更今  
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  
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  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  
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  
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  
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  
天章衣被萬邦嶠夷昧谷髻童給叟大訓宏謨傳誦  
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

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  
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  
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  
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  
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  
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 天  
子命汝俾自  如山如河如鼎如壁以利萬物以鎮  
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為一不義以負于天天之  
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為天下望名不係乎  
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  
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  
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  
而不以為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  
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  
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而守之正撓  
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  
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

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  
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  
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  
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  
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  
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群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  
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  
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



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  
子克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  
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  
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  
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  
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  
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  
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  
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

不亦感哉其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  
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  
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  
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旣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  
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  
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  
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  
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



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  
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  
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翕翕以爲同不戛戛以爲矯適身乎山林之中抗  
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  
衣粒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  
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  
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瑤瑛其温氷聖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  
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平康斯文將昌

邦家之光

王仲楷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  
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汙銳  
於自脩而耻於干譽傲寵此王子所以群乎今之士  
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  
予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  
其才猷爲今之賢董也



鄭仲擇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  
若是者不可以盡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  
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閎閎若是者又非盡  
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  
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  
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  
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

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  
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  
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廩薪藹幾不屬處之裕  
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輒  
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  
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  
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為迂  
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規矩靡  
踰人或以為踈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  
適于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



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堯堯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滌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器可有爲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爲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爲樂故於嗜好也薄蓄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玉堂之署以爲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覺也歟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銜竒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已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乎秦伏生之



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  
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  
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繁若星  
斗之麗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  
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  
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  
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扼缺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  
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  
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剝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  
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  
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  
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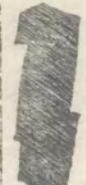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  
異以取竒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發才猷於  
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



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為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古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歛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紱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為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徂詐為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脩間逸得晉宋名流之



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  
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  
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  
師風俗益偷垂髻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  
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

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頽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踈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



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知遷之所稱乎然則三  
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  
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  
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  
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  
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喪  
厥德詐譖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  
旣成邦國以昌元亂旣弭殆臻于理曷占其端視諸  
黃氏維黃世旌爲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  
而驕德則日隳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

有季旣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貴名孰能  
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著文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  
弟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殺以豆其服  
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玆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  
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几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  
其漓以揚休声豈惟爾家宜俗之道孰能旌之四方  
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  
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



况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恭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平閎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豕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徻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叅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



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  
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  
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  
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  
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  
夫人媿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  
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  
者嬰匍匐在旁子清于溫則曰旣耄于鞠于育心焉  
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  
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

雛嘒嘒載翔載翺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  
爲 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弟祿是承何以啓  
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  
愛相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  
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孚亶哉匪  
誣

老人星贊二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  
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

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



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群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  
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條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  
哀彼妄庸攘效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  
講學之齋余羨其知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爲贊以繫  
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弼教維民從式天

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  
溢震蕩或閔其萌莫遂其長決之䟽之猶禹導川沃  
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  
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  
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爲行之愈躋千五百年聖  
統莫繼掇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群哲闢而承之懿  
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群經淘汰衆說執其大中去  
取予奪遺書孔多覃被天下譬諸飲食作民水火推  
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遠曷知其然其  
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



日由之寧不預知爲學之初舍此馬學率而弗違匪  
資外鑠發之爲事驗之於行天實牖民豈伊人能嗟  
今之人以學爲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  
言是誣匪公之言維聖之猷

歸田圖贊

干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  
子房之英天匡其道非吾無能廬山崇崇其下江水  
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  
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  
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  
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  
之因以獻處士且贊之曰玉質冰姿不汗纖塵破顏  
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  
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  
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  
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



不若群遊自肆之爲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  
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頽然天放得馬之性  
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  
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  
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  
躡風群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  
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  
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爲好義作脩德膠木贊

三子善書得篆之髓流爲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

衆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志齋集卷之二十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  
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  
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繄我望子  
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  
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  
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



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邁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  
百口徒蜀與戎羗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  
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  
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  
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  
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  
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  
使復田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  
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

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  
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  
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  
騶虞不能服駕出干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  
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為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  
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  
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  
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  
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蒲門意謂



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  
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  
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  
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  
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

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群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  
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  
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  
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願余小子寡聞

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  
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  
松楸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  
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  
天人遊戲世俗糝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  
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  
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折密微大包  
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筆瓢  
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



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  
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  
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  
于夔拜謁靡遑孺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  
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績  
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  
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  
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  
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  
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  
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  
者且若此又何惟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  
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濱而不忍汗平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  
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  
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



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

其所以異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恠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旣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



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  
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  
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旣死  
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  
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  
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文人  
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愴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鷄雀嘲之蛟龍天遊  
雷雨九上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

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群兒樂禍  
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  
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  
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滋  
麟踣而亡群犬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  
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  
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孰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旣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  
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端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



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盡天  
群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  
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  
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  
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為掩涕而徘徊意謂  
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  
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  
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為之追念子孫篤

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  
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  
之餘也尚若此而况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  
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  
所以惓惓如有矢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  
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奠吾之不見  
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



少達多窮或因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  
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  
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新宜與禍并  
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  
變怪詭竒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  
陵轢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  
寧不謹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  
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  
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  
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

適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溫著爲文章追配古人  
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一酒大羨粹璧精金惟所欲言  
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視宇宙奚古奚今  
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  
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  
茲已可憾聞者嘆咨况在不肖嘗辱見知違闊幾何  
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  
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耀叙奠矢辭  
知已足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  
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  
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  
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  
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  
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  
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  
降此荐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  
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闡孰一風俗變壞  
孰救其疾其頽孰扶其瀆孰窒有邪有詖孰正孰黜

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  
天文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  
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  
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  
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入天之所德不遇一時  
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爲之宗各尊所聞  
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  
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



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  
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  
存為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  
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  
區何是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  
計人囿大化如米在川成壞斯須安可控搏有盡之  
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  
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  
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  
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  
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  
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僻之飄風暴雨  
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  
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鷓雀  
蛭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  
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 太祖  
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  
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媒孽間搆卒



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楚百不一試而身竟  
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  
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  
叵信爲之悼屈而啣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  
八埏凡英偉竒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  
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  
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宸之  
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  
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  
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心感屈之甚者伸必長

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  
積以爲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  
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爲善而不患爲善之無傳  
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  
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斯盡腐滅而無  
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  
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  
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  
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  
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



自己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爲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爲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躰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

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吾儕小子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旣而宋



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  
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  
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  
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頌而四  
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况  
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  
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澣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  
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  
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  
我視公頽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

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  
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  
一會余旣憂苦百罹而公扁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  
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  
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  
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  
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  
儼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  
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  
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鴟鴞乎德可儀一



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  
哀公者非特為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  
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  
以為然乎

祭吳樗菴先生

我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  
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  
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忍速公死堂堂民望  
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儀如列僊温粹而清  
據席談笑群言咸廢尤善為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

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搆鬼設  
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  
豈特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  
曷不與辨以死自明義弗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  
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  
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為儔死而有知  
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迺自今始  
群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為公之計  
死未為失况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  
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



淪胥以敗此獨為善衆視若仇彼為不善覆謂良謀  
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  
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  
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  
為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  
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  
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為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  
挺秀揚聲楚越東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

駭驚國不可為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  
南麾溟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祗命  
震悚南金大貝稽首來奉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  
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  
跡觴詠當宁興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  
筆章程衆趨刻覈輦蹙坐曹謂匪吾職群士大比兩  
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  
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為童穉輒  
觀公文謂公名入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  
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微舟行千里連



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氣益壯契闊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譽所宗璧雍玉堂贊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覩忍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為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

吉喇喇彼庸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鴟為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為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纍纍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為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為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群昔被薦書翱翔太學抗疏殿庭



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銳歛而不施其聲愈揚  
在歲己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  
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遠  
波濤之壯鷹隼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  
稱之群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永不墜  
嘗為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台子鮮朋友  
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  
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繼居憂予亦還里往來問難  
情義益美遊並予轂息聯予床凡予所聞無或闕蔽  
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予留子去

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  
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  
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  
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  
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况子之才可以用世  
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  
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搆身死名辱  
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烏識否臧微生好直  
匡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  
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



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為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  
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  
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終宇宙豁然  
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  
污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  
可望為哲為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  
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

之忤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予  
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汚濁不發其光卒歛  
而蔽天果何為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為可厭歟清都  
玉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  
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夭彼昏  
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  
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  
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  
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  
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予復



何爲天苟相予不負子知子喪在堂子處壘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侑以斯言求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二三兄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蠻夷婦女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極猶賤而天鄙夫

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善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予族夷衾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拊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旣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胷膺欲裂垂仁



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貶不  
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  
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  
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  
所立斯言可徵子太夫人墓于蘿山吾欲拊之俟太  
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子故所家親友  
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  
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

檉柳條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  
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  
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  
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  
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仲縉子  
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  
白晢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  
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  
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  
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



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麻哭踊招徠魂  
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  
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  
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為博士遂入辭垣編  
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  
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  
望而至庶樂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  
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  
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髮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  
積善有弗或作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

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  
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  
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  
之左右以為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  
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  
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  
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  
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  
琰周鼎商彝六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  
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



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况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杭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旣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賈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爲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搆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况乎 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



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後傑之生  
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  
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  
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一以慰  
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顏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  
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  
莒姜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  
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

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  
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顏嗟吾希顏文學  
之邵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  
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  
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  
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冀愔然而荐至豈竟死乎空  
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  
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  
夫豈希顏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  
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



道以保身則易抵礙以徼福則難嗟吾希顏既有得  
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入袞彼儉狻之  
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穰奪於毫毛卒顛墜於奔淵  
以彼較得失於此兮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  
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聊寓  
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  
吾子愛友弟昆同煬合藏矢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  
忘物既克廢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

艱糞掬取則弗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與爲公卿寢薦  
豆蘩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恭嘗其儀秩然鄙夫  
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寗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  
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  
角慧詆慢耆德吾子懲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  
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其  
庭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子昔卧病杜門避  
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與  
子黃髮燕喜宦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憂  
惰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永闕九泉荒荒我



里士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荆棘之  
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顏夢寢見  
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  
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  
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為白暨予  
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  
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  
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

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  
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  
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  
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  
在自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  
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槨墓安送者  
如雲令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  
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  
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踰此苦今當  
出塋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  
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  
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  
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  
在旁勞勩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  
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  
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  
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

東陽為婺上邑葛氏又為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  
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叅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  
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  
生諱碧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  
義忠信為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  
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為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  
人恒相勝而不能相兼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  
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兼而全之者數百  
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奔走窮中  
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譏者惟無得



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爲聖人位  
爲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  
也人而得其清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  
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爲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  
百年無一焉爵祿滿行去疑如蝟毛而善人舉世無  
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上  
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  
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和庚之氣操  
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祗爲細人耳其生  
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

門人咸曰

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然

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  
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  
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謚處士之守道  
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偽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  
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  
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  
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  
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爽于儀允矣  
大臣爰有良士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



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  
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移善遺榮梁  
肉群經群經紛如辭奧義鴻衆說交羅喧蛙聚蟻道其  
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  
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  
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善斯程懷愆  
斯革人恃有帥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  
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魏旣培  
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逢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  
其彙或昏以囂或駁以戾戾雖纓裳德則弗類疇若  
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  
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捐不得于人斯道乃明嗟嗟  
處士處困而亨弗忤於衰弗愧于生諸生纍纍如喪  
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  
于淵苗稿于田能為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  
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  
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誄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  
年七十有二卒于家率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



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  
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  
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  
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某曰哀之而哭不若哀  
之以辭為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  
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  
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  
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為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  
之為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 望 其  
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

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  
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  
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  
哀也故從而為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  
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  
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為一家之政雖不  
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

內外合

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

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

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



寢子孫林立乎䟽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辛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調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詰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樨賤廟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

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為誰而哀乎况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謂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于人則爾思人思何為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穆而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大孰兮小孰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



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賙爾飢父老有  
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願善人之亡兮衆庶疇依  
勤兮遐邇畢來曷爲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  
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爲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  
于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  
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  
壯偉如成人挽疆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  
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

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  
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  
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  
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  
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  
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  
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  
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  
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  
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豈童惡子



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爲幸者  
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世所愛慕  
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  
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  
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  
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  
世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  
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  
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  
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

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  
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  
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旣聞  
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  
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鼎  
而溫未加弁兮突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  
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旣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克  
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  
篤兮藝孔有弦強兮轡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靡  
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儼兮今焉索天所



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囂昏兮稔茲慝身  
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夭折兮令世悲  
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  
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  
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子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  
月大父繼没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  
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  
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

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  
因為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  
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  
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  
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  
生彌月兮舅亦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  
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淒淒涼風慄兮中  
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  
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纒  
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子荼蓼奈



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  
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斃子將焉與處山之石兮  
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  
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  
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悔諒一死兮何難志  
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  
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子如雲  
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子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  
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睨珥揭羅襦  
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

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  
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  
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毋言焚  
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  
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  
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子綵衣翻願壽兮如彼南山將  
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  
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孺  
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  
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恐疑作之難誓死



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  
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  
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子豔婦夫屍  
在牀兮咲言詡詡傾人宗子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  
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子臣  
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子吳  
祀是存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塋于深灣董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爲然况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啣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



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千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爲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爲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爲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

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列爲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爲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材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爲文貫酒酌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爲異人會蕃易董彞先生爲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



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  
堅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  
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  
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  
洲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爲水兵  
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  
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  
致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  
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

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

善納至郡議招

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  
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行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  
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  
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  
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  
多著鷩冠操戈劔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  
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  
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  
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



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廣  
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  
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 大明兵定郡縣先  
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  
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  
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  
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斂則人心不安失人心  
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  
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  
礪學者晝夜辯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

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  
稱愚庵先君旣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  
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  
必以先君爲言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  
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  
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  
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關守長  
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  
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  
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天子以



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  
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  
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  
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  
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  
用倉中炭葦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  
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辯遂  
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  
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鳴

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  
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  
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  
之日引耆耄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  
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克選之後浮  
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  
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鵠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  
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  
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  
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



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後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白于山東

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輸者雨雪霑毀過牛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



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  
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  
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  
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  
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  
食省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  
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  
民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  
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  
於獄月錄曰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

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  
旬不收民至謂舍爲弃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  
不敢出聲遇將糴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  
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  
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  
齊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  
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  
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  
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  
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



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違回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已出由是吏弊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率毋瀆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強負來者相屬四年口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樹糞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以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畫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墀置祭器祭服漏澣之類躬朝祀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

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石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以敞幽嚴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以木為炭作室水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處密出入八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以構石為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絙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章困蓄糧火屢為災先君教民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



坐堂上召諸吏以詩書法律威暑嚴寒不廢公牘  
堆几群辯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  
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  
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  
如意一軍稱能亦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  
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  
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  
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  
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  
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

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  
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  
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已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  
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  
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  
民號呼墳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  
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率奔走閤門外慟哭失  
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  
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  
入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



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為懸棄之至矣是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調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為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賞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

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督買葺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答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令以鳩鴈侑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為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



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藿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嘆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皤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

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留意者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平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



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握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

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鞞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棧先



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  
容親偉然讀書善辯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  
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第  
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  
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  
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  
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司不利  
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  
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發學訓  
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行帶

坐堂上召諸生一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  
反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師所居戶外  
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群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  
趨出惟恐其發以問不能答府君每晉坐與之言事數  
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  
者未嘗不稱善且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  
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  
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  
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  
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



學頡頏儕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  
胡公翰交為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忘其老  
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于家六月  
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  
處士案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  
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  
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香習  
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猷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  
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 日  
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二

人適傅完傅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  
曰程曰穰曰稔曰植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 國朝  
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 而諸孫又皆能  
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  
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詳  
行俾藏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剛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  
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  
以薦為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



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  
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  
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  
初昌國民作亂龍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  
其友蔣公■謀曰狂豎虜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  
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糞粉吾曹可坐視  
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為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為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  
衆喻之曰若曲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為民則  
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

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  
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為鬼矣狀上京師  
賜白金■兩府君家素多貲至府君貲益贏然不以  
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  
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  
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  
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為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  
二年春正月二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為之歎泣先娶  
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孝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  
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



原俾某狀其事某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照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譟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監太使兼吾邑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子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



旦至晡時頰頰于地顙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  
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  
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  
瘡戒左右弗泄羨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  
日矣見羨喜為之握箸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  
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  
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  
疾如失旣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  
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推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為盡  
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懋遷日分其

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  
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  
千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  
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  
叩頭謝曰公活我羶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煙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  
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  
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版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荒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以館而食之癘氣叢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既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

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成等道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



三人一天二適其孫男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女一  
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  
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  
國祚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竒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  
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  
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

之如平時吏退公恠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  
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  
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  
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竒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  
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辯析釋類訓  
繫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  
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叅所折獄  
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  
大禧宗裡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  
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比皆爲郎中出爲河間



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叅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叅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關燕兩田以給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

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蹇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鉄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賞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



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司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家賞公謂闔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和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  
■ 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連罪且及其媼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隣畏法遁而後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

通旅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監引一比監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監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監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



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  
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  
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  
洽于遐邇置十二四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賞  
者給牛畀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  
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  
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為首而公亦老  
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  
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  
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轡不左右顧與

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鬚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  
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善談辯為文辭  
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  
人用質用道  
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  
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  
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  
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  
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鉄丁



足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  
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  
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  
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  
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  
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  
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  
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  
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  
辟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

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  
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

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  
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  
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  
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  
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首黠蠻狼  
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  
下諭之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  
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



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猷或握兵  
戲溝中自招誅滅 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  
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  
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  
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說狎炎亦下書屬  
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  
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  
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 菽一符立至軍門  
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  
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

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  
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  
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  
丞劉基章溢知府葉 深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  
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  
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  
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  
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迤就見置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  
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



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  
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及

龔炎炎被

禽幽空屋中列率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為若  
用賀某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燭鴈斗酒噉炎  
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為  
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  
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主上賜者吾當  
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  
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  
辰贈 事郎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

臣聞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賦為擒不屈死繼  
其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  
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  
將編次傳于世 方某曰余年十  
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  
及觀却寶劍篇益竒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  
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  
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



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  
失國以為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  
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  
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  
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  
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  
其家者見生為人忘其為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  
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  
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為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  
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

也日之初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  
吾取以為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  
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  
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  
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  
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  
斯其為樂最深間以其意為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  
謂觀九者而樂莫我如也因別為號曰觀樂生人疑  
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為已樂  
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吾樂



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為物始積滓得之以為物毋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為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洛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為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觀觀然如鼠食乎機

器之傍且墜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必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往以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為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耶從兄聞而竒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刮有廉隅不與人為款狎其所為重甲每欲異恒人其家固貧當其為學飢渴歸取杯水以休休然若飮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

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陞見以行進德得獻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頗異甚入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不復過涯分守令



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  
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  
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  
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  
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奉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貪  
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  
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  
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  
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  
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

以例免歸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  
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三十有  
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  
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為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  
時為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  
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  
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  
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  
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  
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堆余昔至京



師見珪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問纍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珪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珪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敖獨喜遊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

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爲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



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  
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  
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盡力  
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  
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  
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  
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  
虞制上虞與偽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眾  
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眾于庭引一驛丞  
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

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  
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  
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  
給事者常與鼎以事過寧海縣以下皆迎謁旦暮候  
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  
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  
舉兵誅之莫為計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  
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  
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為書萬餘言詣關  
下須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



卷十一  
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  
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  
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  
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笑以貲屬掾史願留掾為之  
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  
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  
髯甚美又能為梁趙問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  
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  
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  
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

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  
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  
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  
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  
有賊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  
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  
皆死鼎坐罪薄有十人惜之鼎為文章氣燄逼古人  
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  
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  
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

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譎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



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  
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  
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  
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  
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  
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  
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  
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  
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

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  
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  
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  
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  
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  
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  
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為書數千言言  
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  
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  
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



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

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  
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  
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  
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  
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  
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  
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  
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

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  
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  
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  
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為好言曰湏刪脩之可也退  
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眾罵之且詆其文  
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  
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  
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  
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  
謬為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為倨坐不起迎



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

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憚然有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筓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以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



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擗髮摘擊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

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突無愴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芻公傳

芒芻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



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為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為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芴公其裔也芒芴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韻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芴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問井市巷民間芒芴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芴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

并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芴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為天人而芒芴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為為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為極以無言為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為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為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芴公錄其所言云堯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為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偽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



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萊根居士傳

萊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為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  
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  
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為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  
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  
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  
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穿人有過面折之善輒  
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  
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

德皆傾心為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焉以謙和自持  
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  
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竒之意其  
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為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為人所思居士  
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  
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生曰吾嘗與萊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  
知味之為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菜味肉則肉非  
菜也以肉味菜則菜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



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為論著之。

###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者，山之人皆稱之為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音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曰絕弗與人

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為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為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昔舜以



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交康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台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

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資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卒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執乎吾生爲



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波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筋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卒相夫奉喪葬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旣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尤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



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  
幼有倫遇人有惠待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  
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  
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  
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生不足寧出  
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  
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  
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  
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  
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  
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毋好施子孤  
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  
家紫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  
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  
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  
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  
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  
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  
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



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  
智識淺蔽所蘄少不讎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  
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  
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持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  
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  
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  
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  
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

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  
擇所居得嚴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  
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為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  
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  
果然歸未久嚴氏賞稍衰饋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  
窶薄其父母富憐鼎獨貧將召而勞之鼎雅自脩飭  
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  
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  
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  
服美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



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歲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之財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為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興起晨昏侍床下者歷煉藥踞坐其側其首而飲食則憂戚而姑之疾與人言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為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

悲哀無已聞者為之泣下之六中歲暮曰之家

言入山獨居家即去奉人愈恭如大當

遇具夫處其賞避匿他所至逼甚知

不可保委贖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賞盡

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賞失千萬不足惜此

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

娶宋公女為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

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

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



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甘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多缺誤

遜志齋集卷之二下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碑表誌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惇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





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為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為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其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

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垂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為善



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淳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苟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竒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

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躋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擬不知者笑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



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  
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  
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  
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  
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  
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  
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  
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  
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  
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之

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  
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  
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  
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四  
海 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  
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  
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  
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  
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



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  
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  
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嚴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且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竒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予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君視閭閻一物失所  
仁聖憂仁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蔵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據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 太祖  
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  
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  
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  
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錢賜  
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瑒  
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  
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



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道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  
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  
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 氏祖妣  
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  
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  
尺侗儻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  
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

等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畧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  
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皇帝  
處滁陽王錫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熉洪山寨得兵  
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贖守帥以功多授管軍  
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  
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  
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  
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  
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



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漂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

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



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温台慶元三  
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  
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  
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  
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  
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  
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  
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既  
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  
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

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龍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  
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  
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鉄  
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宜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  
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  
重慶為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  
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  
之水陸並進直擣偽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  
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覽通州外  
鄂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



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  
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  
督勲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  
三千石仍賜鉄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  
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  
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  
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  
至四川永寧治墉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  
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虜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  
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

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  
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割地築城增  
戍以固守備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  
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陞辭賜白金  
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婚計者一  
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  
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  
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  
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  
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



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為  
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靈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為營  
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  
年七十矣計聞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  
謚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  
明器冢壙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  
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  
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  
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昂署前軍都  
督府 尹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鴈曰燮皆早卒

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太夫將兵征五開卒  
于軍女五人長適德侯廖權次為魯王妃次適萬泉  
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  
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勗  
景昇曷旻昊昇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  
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  
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  
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  
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畜妾媵百餘  
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



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  
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  
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  
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  
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  
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慈兆民  
民之顛濟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  
天厭其亂薦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  
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旣智且武灼知天  
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

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彫  
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  
邑京邑旣成皇業乃集東過偽吳坐鎮昆陵不騫不  
傾伏羲為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執若破  
竹旣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閔  
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具帝曰念哉勛我元  
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  
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保田閭穀粟絲  
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  
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



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第  
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  
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  
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  
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  
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為義烏教  
諭淵次為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塋于白石  
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

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  
忠厚慈讓負天下之成器而不恃其才為天下之顯  
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為  
本未嘗不竊嘆以為非人力所能為退見公二子四  
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  
嘆以為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  
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  
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  
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

鳴鶴言



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  
為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  
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  
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  
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  
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  
難名者恐人以為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  
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  
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  
錫其後昆為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為孰謂天不可信

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  
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辮  
髮無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異速獲仕進否則  
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  
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  
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  
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  
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



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  
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  
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  
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  
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  
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  
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  
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鈞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  
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妻王氏生  
五子曰祿衍椿著其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  
日塋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  
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人



已多長云人于暨孫至曾祖則已踈矣使復越數世  
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  
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  
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  
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  
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  
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  
亦謹言篤行與 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

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  
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  
母為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  
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  
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  
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  
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  
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  
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



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  
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  
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  
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過斥不肯受屬縣  
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  
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  
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  
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  
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  
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

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  
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  
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  
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  
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  
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  
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  
或以田詭記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  
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



毋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  
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  
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  
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穎上居七年  
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  
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  
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  
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生獸強起以衣冠拜奠  
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  
毘陵爲携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

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  
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  
昇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  
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為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  
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  
猶為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  
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  
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  
替匪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為榮豈理也哉君之



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為善 願強佐我并遷四明之定海二句

下不書某官疑有缺誤

### 盧處士墓表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為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

也中人皆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毋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酌谷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



卷二十一  
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  
宜詳審精深雖善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  
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  
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  
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  
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  
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  
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  
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  
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

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  
廷天子竒其文擢實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榮  
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  
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  
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塋於縣北梅林石  
門之原既塋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  
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  
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  
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



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必有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為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為禁禦即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

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為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為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歛怨以禍我家里疇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



語其直使貸于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為已利處士  
笑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為多類此尤善教子  
闕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  
言卓行以為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  
原配盧氏有美德男魯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魯由國  
子生為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  
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誦賞羸或債厥身富而克施天  
與其仁眈眈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  
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能傳古道日表必

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為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  
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  
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  
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  
世皆不仕而為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  
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  
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



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  
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  
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調以粟帛不能喪者  
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澮水之防曰  
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  
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  
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  
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  
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  
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

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葬先卒者于山  
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  
人皓昂奐昱普聃暎暎昞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  
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  
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  
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  
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  
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  
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  
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為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為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為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為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毋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為世俗譁教疑浮薄之習事親有

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没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先生一與其嬪徐氏伏火勢將及家人爭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為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為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調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



翰林學士危公素為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為郡學  
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  
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  
徐氏諱一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  
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  
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  
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  
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斲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  
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京  
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  
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  
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  
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  
以為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為之出涕  
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  
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  
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敬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



勉其為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誦死臨  
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塋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鄙  
敗壁高崖斫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壁時時伏讀敲  
淒切動人聞者為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  
故為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  
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  
為勲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  
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  
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  
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辯古今雜以

諧謔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  
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鑑戒命舉  
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  
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  
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  
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  
為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  
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  
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  
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



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  
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語曰無以身後為  
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  
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  
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為請曰君之  
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  
為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  
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  
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  
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既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  
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賞  
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為宋民  
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  
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  
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  
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  
為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  
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為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  
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一孝謹識處已大方  
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  
不欺為本廓大好施予歲飢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  
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為者無不盡心  
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  
稱為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  
之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為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  
娶胡氏宋太學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  
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十一月二十七日

合葬洄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巖  
欲發之守家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  
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玗璟三女適呂德卿  
羊塌遂初廬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灃清溶汗浙洄  
游湫滂潤溱洧濡梁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  
呂脩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  
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  
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為書授余請銘其先蓋  
祖漢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為縉雲尉遂家  
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



人多為大家銘曰其源孰啟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  
昆是徵烈烈厥先番番番作番厥傳有弗為善請考斯所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  
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  
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  
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為朝請  
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  
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  
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澧洧澹

處士生

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  
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  
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  
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  
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  
之忘其為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為名族聞家  
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為長者而處士初不為  
詭異之行以激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  
言利過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



來庚度與本作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  
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塋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塋  
費嘉  
為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  
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  
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為人皆類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攘桶垂及而及旁近舍  
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為為善之報後子孫  
請易榱桷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  
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  
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為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為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  
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  
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  
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為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  
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  
月十二日塋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史公謚之而銘其  
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感額曰仁人  
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



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感感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

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  
其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小者可忘吾  
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往也其  
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  
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  
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書  
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  
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  
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  
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



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  
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  
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  
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  
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  
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  
文才庶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  
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  
庸遽向山澤悶醇儒之亡衆歎教幸有佳胤紹遺志  
積殷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  
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  
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灋字仲德別號采  
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  
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  
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  
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  
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



之其容熙

熙然

即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

其忿言怒色躁者久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為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為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為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為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美

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而盡以所徵貨金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承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為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林樛好學有長才檝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早死次適傳誼孫



男炳煜熾燦焱孫女四其二適諸暨何恭永康朱輝  
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壻女一處士以洪  
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葬于  
石堽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  
余始冠時從宋公于羅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  
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  
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為君子也  
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  
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  
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

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  
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為門自  
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  
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  
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  
偽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  
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  
怒以咲天恩誕敷為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為尤疇  
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曷其傳以  
勸為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為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為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為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第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為公之兄仲允瀛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恐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瀛迎謂曰吾

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老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龍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為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為奴公皆言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



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為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為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

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昇孫二人光焰其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廢子濟為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為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為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為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於無



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  
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  
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  
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斷鷄籠卧榻  
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  
爲文有奇俊語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  
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

恭慎爲本上下莫不且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  
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涖其後太學生有以賄敗者  
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  
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  
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  
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  
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  
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  
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  
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丞耿焯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  
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  
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  
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  
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  
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  
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  
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  
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  
耻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

鼠之斃腐曷足爲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  
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  
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  
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  
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  
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  
問狀士利廷辯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  
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為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為戾滋甚敢徼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魯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東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為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克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矣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為姦召其耆耄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為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為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為妻妾或脅為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



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  
同因奏其寃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  
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  
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  
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  
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  
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  
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為學人謂鄭氏  
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  
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

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  
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劬劬其脩翼  
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  
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卑窮舞歌姦  
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  
畀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  
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  
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為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叅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屠陷轉敗為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盖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  
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  
如探蠶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  
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其  
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  
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為人言之人笑其言之  
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飢與  
仇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惧走匿君不為  
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  
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  
為然散去里中長元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  
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



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淮郎

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銚鏹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 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



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  
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為  
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  
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  
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  
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  
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  
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

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  
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  
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  
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  
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  
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  
祖景元宋高宗時為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為  
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  
士脩質高朗自為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  
勉喜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



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  
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  
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  
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蹟探微  
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  
旣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  
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  
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  
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竒之妻以女弟生  
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  
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  
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  
脩弟顯將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  
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鶩於空言飾外  
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  
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  
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



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  
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  
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  
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僂居人也旣而六成  
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  
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  
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  
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  
考于時使没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  
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

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  
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  
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  
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  
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  
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  
值其人陽為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  
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  
甲寅三月某日塋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  
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為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為華言  
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



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之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慧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為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恠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為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

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譙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為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街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為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為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昭同仕少年才器



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

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歲今夫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两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



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叅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為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為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為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為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敬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侄倣億侄嗚呼為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寔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

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某地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予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



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躄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

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因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率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



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其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卒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其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

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為民擇

賢茲懿曹君為群士先

于家

于治配古諸

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

為幸於世為

同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

子

###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璣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為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憊然雖變故灾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文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



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為長者毋賈夫人性  
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  
兒然未始怨對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  
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  
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  
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璩為中書  
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為尊顯而處之無盈  
大之色及後弟子為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  
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  
相繼人為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

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  
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唯  
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  
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  
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為海內師尊而卒未  
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  
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為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  
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  
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  
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



最懼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為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社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璩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瀛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禩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己姪性迎喪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鄙附母

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為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為祖以仲珩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



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

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為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為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獸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為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為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伍人為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



三矣君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同縣陳氏無子  
一女高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為君後而陳以  
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  
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  
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為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  
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  
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  
嘆息之而哀君為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為然也嗚  
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  
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為而為

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  
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  
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  
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  
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  
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草以之天實使之  
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為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  
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為時名將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為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龍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二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

賞遼東兵爭已而環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一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諫父曰督度稱篤  
行昆弟三人次為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  
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  
己巳暝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  
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窳後三日龜所窆子祥  
居南路脩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  
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  
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其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

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一也又  
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且不追  
為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為良女歸嚴氏舅  
姑稱為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  
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頌杖  
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  
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  
三讓而不受既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  
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  
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



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一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鷄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

其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其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為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為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為奢



靡事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如一未嘗有  
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搏量皆得歡心見  
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  
兒耶趣諸婦為酒食延留久而不忘其明於事理類  
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  
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  
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甥嬰嬰孫女三媛娥  
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  
某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  
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

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為之銘曰夫人處外志  
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  
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彫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  
勿顧家其妾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  
終一德靡懈俟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八朝于宮后  
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腍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閩  
閩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勲闕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  
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為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  
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矣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縱志為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為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

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揮僮妾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人此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為善士故邑人言為婦為母者必列以為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覲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塋覲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



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  
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者庶其在此其謂夫人以道  
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為陰  
相順為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倚茲夫人實涵衆  
美幼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為言藹其為儀率其儉素  
約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  
祉多缺悞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  
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

者余拜為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  
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  
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  
海屢遭家難未果為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  
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  
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  
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為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為父母  
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王  
世家同郡之僂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



尊馭下具有禮則姍族咸贊以為得婦道年四十餘  
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  
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  
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人  
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  
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  
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  
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  
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  
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

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  
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  
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  
式闕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  
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  
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  
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姍戚聞其死亦皆  
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



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  
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  
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  
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  
慎柔婉在姑側卑顙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  
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  
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  
遇娣妯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絰未嘗少怠壽  
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  
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

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  
銘曰淑孝靜顙胡不永年人以為賢而不得乎天振  
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黼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  
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北域凝立不忍違  
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  
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  
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  
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



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為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寒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閤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娣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造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兵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陞隣人室吾母顧媛曰

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為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既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頓毀遙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惟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極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其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遺者



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眇昧者久之而後  
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  
肯為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誠  
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  
天錫銘曰質之姱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  
君兮奈何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  
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不冑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  
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祗慎  
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  
君子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  
有隣有輔外有戎莠于徵于圍匪格以誠孰克潛孚  
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



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  
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  
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  
日宣聖學以祇天休惜惜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  
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  
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  
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  
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  
溫其有儀蹀躞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  
古昔格王未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躬稽古

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  
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  
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  
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  
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  
融會其殊操植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  
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  
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



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汚辱寧過潔清  
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  
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  
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  
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

偶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群儒宴  
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歛重建

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甍儼雕煥  
兩楹陳綺席僊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  
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窻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  
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  
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  
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  
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為昔賢歎  
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  
忠愛之私幸微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



復增慚荷謹依韻畧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  
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  
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繁可述善政難具陳  
况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  
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  
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  
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間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  
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為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  
齋居閑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  
竹素繁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鈞深  
嗜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  
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  
賑窳散倉粟贖人指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  
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  
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岑  
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  
鴻勳希旦爽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  
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虚心體群生自為代工計豈為濟衆名  
惟王問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  
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  
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盼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睿情  
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  
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二日有同趨講藝靡垂方  
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  
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已思虞唐  
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  
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  
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玉座側設醴金殿旁  
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  
近者迎屬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腸  
喜遇大比秋齋宮含晝涼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  
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



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  
儲皇新德一作德政出令聞八荒戒飭况丁寧庸薄實  
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  
闕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傍惶報國固臣節效信亦  
士常趨召違天朝懼非義所滅王心秉忠孝處事明  
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  
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人外咸  
樂康取士皆為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  
可航胡為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  
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頻為觀國遊每覺歸期緩  
群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  
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  
長日自優游茲辰况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  
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嬾  
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  
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  
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省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狗世士各以智術鳴  
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  
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惇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  
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  
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  
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  
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  
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并  
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螭蟻最無知亦悲年運窮  
云何當世上憤憤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淒所終  
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鴟得腐鼠咲汝長苦飢  
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  
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乃筆間固足為公卿  
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  
不如富侯子錢刀散孤嫠閭閻稱行義赫名聲垂  
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  
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



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內  
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  
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  
弱榮蒲柳脆鉅榦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  
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  
商君以為秦周公以為周哀哉萬年後誰為斯民謀  
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敞於道已有餘  
明取容吾身與取歲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叙萬世長  
鮑魚臭未絕赤龍歛飛翔魏且莫保瓊安可量

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欲門  
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酌蒼梧魂  
道喪學術弊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祿寧使節行墮  
古人安分義鄉相有不為栖栖畫至中困處固其宜  
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  
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矜神變愴悅驚群聳  
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  
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靈燄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  
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



胡貊吠紈綺吳越賤堅車群庸方  
器器固謂智士愚  
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  
公聖對此慚不如  
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  
二穴神龍輕九天  
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  
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  
卑汗流惡寧有足  
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  
天縱虚心湛無欲  
學道期濟人為善靡徼福群書不  
去手萬理瞭在目  
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  
夏風煦若陽春旭  
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  
無階錫報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  
塵表寵祿寧肯干  
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府肉鼠  
欲覘聞之媿心顏  
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  
世者變滅同飛煙  
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  
難知胡為人不然  
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  
不爽群動何紘紘  
商周數百載積累甚至仁胤嗣豈  
皆賢所藉先澤存  
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  
偶合秉心殊未純  
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  
斥霸惡彼能亂真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  
合間草昧思經綸  
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  
不諧餘輝尚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  
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微祿求潤身  
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  
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  
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  
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蕞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  
嗟此古遺直磊落胸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  
劉蕡豈不偉結舌竟如瘖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

熾熾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煬復能幾木葉忽已墜  
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  
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嘆黃雀飽稻梁笑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緼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  
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  
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為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  
原願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  
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



小人徒媿媿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  
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為飢凍纏  
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  
曰子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  
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  
江山靜妙顏雲日浮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為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

一作朱

本乏適時用誤為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  
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  
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  
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電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  
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  
逍遙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



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  
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  
願言領衆妙無為鬱冲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  
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峩峩岑  
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  
尚友懷賢豪安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孺窈眇河汾琴  
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  
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百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  
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  
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  
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欽每<sub>迷</sub>隣百牙陋鍾死破其琴  
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條仰翫雲際禽  
直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  
况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遠指金詎耐膏火爍



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上王萬里至講道慰寂寞  
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  
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巘岵  
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郭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柏  
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上僚畫者俊政簡怕燕醪  
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摘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  
卓爾樂邦風魏乎王者宅王心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  
神機蓋經緯大度蘊才畧心可群聖言穎銳智獨覺  
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六又師微猷姚如靡間隔  
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九通幽明餘恩及飛躍

小心事天子放意毓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  
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  
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酌酢為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  
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  
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  
身為微職絆感歎顏面忤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  
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翹翹白鳳群豈復少一鶴  
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疾誰為藥  
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噉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  
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早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



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送鄭公智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為誰跋涉窮冬春  
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  
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  
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為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  
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岷  
心胷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誰安其身  
况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

見王再三謝念此踈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為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  
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糜秫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  
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  
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  
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  
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



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脩貢表貞誠  
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眄榮  
王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  
異質况天挺至尊受稱受稱作錫勲賢冠當世夷夏  
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傳重愈見  
德業成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  
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覲  
禮樂興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  
宗戚英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  
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為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嘆立論確  
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巘嶠二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  
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雷晝伏避蚤蚤宵征越林薄  
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巖石勞衆工緣崖構飛閣  
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  
山中郵傳少過客咨淒洎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  
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  
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惺晨興霄景澄林壑還可樂  
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



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滎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作天星未沒野草虫亂  
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作水荒隴存  
古城為問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  
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  
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  
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  
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  
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塋與撫孤懇惻貫蒼穹  
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真囹圄中  
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數上帝衷  
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叅贊功  
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皎皎安所從  
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為懲頑克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  
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如舊路充炎蒸



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怕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  
雙扇昔所開蠹版同或作春水三年忘葺理破闔繫以  
繩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  
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醒哲有廣居所貴心志  
弘雄都多甲第華棖映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  
凌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  
肱所冀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  
燈順理覲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  
曾

感橙樹有作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  
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芥斤幾及遇識者知  
其為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窻牖  
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為之賦

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  
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窻牖正相當  
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  
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  
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輝作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



嘗鬼我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  
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疾蠲坐見人情  
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已貴安  
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栢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  
翠栢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斲煙雨移動盈尺姿  
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葦不足當階墀  
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為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  
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尚無失終見盛大時

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榱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  
青霄泊鳶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  
所托况得所永免斤斧危旣膺顧盼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為棟梁迺見材氣施  
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  
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為鶴髮翁見汝凌雲枝  
志士用心者濩落為世嗤何如群兒巧挿槿紛成籬  
新栽栢為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

作

青青庭前栢秬植芳春時旣承雨露潤歛見雲霄姿



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  
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衰  
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為披折恐使嘉樹萎  
呼童操短鎌艾彼草與艾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  
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為  
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滅否可以人理推  
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畧事業施  
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為者棲屑名位卑  
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  
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

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借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興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  
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猶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  
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  
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冲襟疇能無棄遺  
弊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遶四座生凉颺  
久之經世具孰正生民彝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  
既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  
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群鶴歛翻鷄驚場時逢涼飈發仰首睇穹蒼  
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梁  
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  
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賓僚各兩散思子不在傍  
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  
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傳論過秦杜生賦阿房  
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  
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感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

和貞各請極崇眇交揮揚後來閩衡傑闕述則昭章  
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馮整策趨康莊  
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淳  
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緬跡鴛鴦行  
墜緒俟並緝他岐異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觀斯民昌  
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  
茅舍帶流水琴書閱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  
那得一咲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阜捩垂頭避駑駘  
王良振長轡躡踏風雲開  
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  
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  
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  
仰天邈無階狂走徒顛顛  
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  
駑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  
安得驟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  
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  
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  
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  
臨風發長歎欲為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  
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

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  
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  
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  
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  
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  
我家豈無此兄弟况滿前  
胡為輕別離顧影清輝寒  
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  
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  
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  
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  
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  
雄談振林谷頃令懷抱傾



叢桂因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  
且終良霄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  
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尊酌月華酒味清且醺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  
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為貴萬事何足論  
若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  
山棲未為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  
辭源湮曩濬理窟增舊鋼幸子有佳期欣然寫裏素  
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頗易覺光景度

拙身違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斲

###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  
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嘯崑崙光曙  
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 宿夾江寺

凶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  
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虫吟

翺翺暮光營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  
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詎  
喧喧秋後蚊白日替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為  
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霄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孫愁退  
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允悔倦翻謝騫騰羈蹤指貞介  
含悲靜自旣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  
天寒四野寂雲歛踈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鳥瀨

攘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壒靜沂一氣先虛涵萬象外  
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備  
祛疑異閎論立懦佇明誠頽風倘可還勗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三首

靈臺湛無為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  
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耻  
豈無華軒客膏梁飫頑鄙道義音無聞放浪徒自喜  
滔滔從俗化悄悄為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為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  
用為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耻



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愠復易喜  
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筆瓢生今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

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違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  
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  
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已懷厥初  
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併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

蕭蕭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  
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譴照床如弟兄  
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  
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  
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為情  
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  
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  
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



卷二十三  
世  
祇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為絕倒空谷騰歡聲  
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  
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為壽禮秩交相迎  
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  
乃知高世人不為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  
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  
豈知金石韻鏗鏘振林垆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  
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  
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  
曲几列遺編踈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况共弟與兄  
幽蘭藹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  
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  
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  
竒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垆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  
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偽并不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  
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  
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



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  
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  
群賢共舒睡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  
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尚有鸞鳳鳴  
鰥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坳偶茲觀美德夙興當服膺  
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強開顏  
况覩溫粹姿復聆豈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  
裨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兩餘美細酌林花間

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聒云事填委未暇蘇痼瘵  
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為悲酸  
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飡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慰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壁  
西風摧刀尺將為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粲粲光陸離  
防朔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為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韵

隆替存恒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構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牝牡



公來作著龜王畧見封畛上為宗社鎮下為邦國準  
旗常揭日月鍾磬羅簾篋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  
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頽萬里行流離闔門殞  
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調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携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

抱拙耻為佞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已尤事過每自嗔  
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為言林田登願我嘗其新  
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強勸飲禮率意態親  
顧子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  
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若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  
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  
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富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鵲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  
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鶴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



鴻鵠隘八荒但為稻梁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  
况彼鴉與鵲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  
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  
何能洞先幾此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  
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  
何須浪悲喜為禽鳥誑詩來寅慰韓愈惡聲感黃州  
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  
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

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  
夫子燕薊來氣貌何休休 至尊重純德特為諸王  
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  
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  
幽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  
憂况茲林泉窟足以寓真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  
流敬慎以為楫忠貞以為輶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  
脩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



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滌  
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畫恭睦庭訓肅規箴  
救殍糜廩粟收宗散籛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  
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  
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  
至人本無為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  
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  
齋居樂康時炉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

茲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閑無告扣陛日有請  
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右李文靖公

盛德每多察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  
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貴賚昭昭知過心龍祿有餘悔

右王文貞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  
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右冠忠愍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  
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辜賢

右范文正公

傾否難求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足作動穹  
昊群邪競回適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  
老

右司馬溫公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病忽相侵坐為肢體憂

凝冰集寒氣挾續思重裘瘴燄繼踵然絺綌不願留  
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讎  
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  
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  
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  
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恒性縱欲戕天猷  
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孫猴  
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游  
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  
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



惟天生俊哲蓋為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  
安能閉關卧縮首鳴秋秋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轉  
寧不懷宴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  
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違疾身疲面無膏  
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欣疾當自瘳  
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  
方子謡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如輿躓終無歸  
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言賢莊救蒙衣

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為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  
制變易為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鑿蚩與妍  
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  
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煩  
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闕重陰不如寸燭輝  
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  
兩生困蓬藿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群來往劇鼃黽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  
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自試展書佳趣倏已領



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穎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  
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  
英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  
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頌頌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  
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  
醒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苟大能察非敏莫能為

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追仰止二二友有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為萬世羞  
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脩誰能百無為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踈窮探畏心勞  
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忝稷雜莠蒿  
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孳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臯  
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



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  
鬢髮白欲盡韶光復潛聲  
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  
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  
雨洗秋色淨群山擁前楹  
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  
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  
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  
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  
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  
大音久闕寥厭聽寒蟲鳴  
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  
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  
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  
多財為身累終老汗名蹟

人生取予際千載  
觀今德者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  
有楊雄著書欲傳世不服修厥躬  
聖言德之餘屈伸  
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  
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  
道高固難合流俗  
工媚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幡幡市井人出納  
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奉有餘  
華堂占廣陌列肆  
遍通衢朝餐取俠客莫飲羅名姝  
一朝與法遇家破  
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  
郭解既夷滅季倫  
亦門誅安知子原惡窮巷歌唐虞  
修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春難圓羞將饋俗賓歎笑置子前  
子豈乏梁肉對之毋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  
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棧  
抱疴百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髮脫影如僧  
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  
細人忘名軋俗士為利惜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恒  
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狗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  
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猩狖垂紳纓  
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直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  
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  
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開我嘉言著來牋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  
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為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  
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情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怕  
温温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  
從我南山遊斲雪三煮黃精共悲狙喜怒靜閱猴冠纓  
生也尚審思勿言韋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為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岳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  
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  
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  
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為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沕隨去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  
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  
平生西方學所造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崑峨師  
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  
清香焚栢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塵尾不暇麾  
越蜀萬里途各上屐天之陸胡為偶至此欲語忘其辭

歷世間事性惺慧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祇自知  
巴江復舉棹政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櫓溪漪  
我亦倦遊客師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  
徘徊將何說祇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霄見明月喜躍如有求  
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鰕鱗  
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瑯  
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辯難言禮義皆先猷



脫畧輕萬事一向視曠九州每畢楚漢業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謂舉筋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  
慷慨頗蠡起公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  
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  
席賓欲亡酒輒挾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  
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  
惟餘老仲父在長髮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  
含情面尊俎成歎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  
發丞清淚墮似濕不可收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  
于今會飲歡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

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修  
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庥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脩  
術疎何所成一口高每難讐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  
歲華易為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  
伯也幸閱我止救愆與尤復為戒諸弟敦睦無相猶  
道德在詩書為生視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疣  
骨肉豈異人口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眾貴和柔  
堂構倘樹立以梓杞加丹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  
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叙綢繆  
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觀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勤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  
雄談有遠趣，又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  
陋俗乏奇士，忘懷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  
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為振。  
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  
深衷非一端，以語未及陳。胡為復求去，重使別恨新。  
夙負江海情，耻為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  
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嗔。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去，欲向誰家宿。  
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寞，終期化夷俗。

蜀王殿下賜行厨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發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  
轡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  
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吳衮衣登朝玉，陛趨至尊撫問  
情鬱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  
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尚未晴親藩留宴窮歡，娛秦民  
擁路觀金輦，口稱威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  
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迹忘崎嶇。山花爛熳雲模糊。



綠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白儒早向王門曾曳  
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遙看咲且呼暮抵行宮侍  
直爐華燈照夜鋪擗逾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  
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請榮辱醒為徒更闌喜  
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  
美醞貯行厨特賜歸飲不用沾上尊珍味甘且腴受  
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頌妻孥  
招致朋僚洗壘觚共飲相歡同賜醕平生飲水兼茹  
蔬祇將鉛槧代耕鋤近為校教食民祖尸居靜閱年  
歲徂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醒主奇心氣孚討論聖猷

師古初經綸萬理髮在梳小臣學術本廉疎志廣年  
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汗欲致血飛駿先收驚願王  
道德為世模摩撫疲瘠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羌胡陽  
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  
共康國政秉事樞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蚕叢及魚  
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  
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為世用海王龍伯不  
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比日歎息二十年來



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岳伯屢遊歷鬼神呵  
護同珙壁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文寫曾臆上探  
玄化與為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護飛霹靂倏  
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切以謗速侮不煖席  
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鱗豈知萬事不可  
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群盜何大劇竊瞰行人俟  
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惜我非玩物  
有偏愛又非昧理苦蔽惑直傷美聖不遇主有似賢  
才受驅迫真卿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  
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汗函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  
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  
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禪六籍何時見汝生羽  
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為星辰照臨下土常  
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為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  
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衿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晏未朝  
食舌倦唇焦面生土小齋退食聞扣門倒屣起迎咽  
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笑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駿馬  
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



堂啓其尸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間今古每憐  
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  
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真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  
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  
風漢相閑居老食乳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嘻戲皆  
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澹難主我狂自少  
喜翰墨辟若惰農服田畝嘆彼么麼星辰出望公光  
燄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扳附蓄積穰穰富倉庾大篇  
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跡英俊  
雅頌再作声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

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爭渡千人喧渡口蹇馱破帽衆所  
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  
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携擁餞淮之陰就中孫玘  
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况有人病身幸  
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緣城回孫也  
追隨不憚險難危可伏真周作才世俗結交看勢利  
有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凡情見真  
意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由奇丈夫古人事業望



公等欲作輔國步須捐軀

書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為寫之毫端歛吸驅鬼  
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  
山急翠竹搖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  
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  
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顏瞳點漆柴門  
拄杖望兒還坐聽庭鳥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  
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戶欲歸去細看無路墮渺茫  
乃知陳子善戲劇故假丹青惱胃憶世間萬事無不  
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  
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為阿  
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車將到關西風放顛塵  
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歛來掣去同鷹鷂南望京師  
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  
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  
海內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弔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  
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  
寒若非曾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銮殿  
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  
揚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  
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  
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  
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  
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  
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双至今采石生輝光嗟  
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壁不足貴  
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  
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  
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寄貧

朝食漿一盂莫食蔬一盤胃中六經粲星斗筆底萬  
卷驅波瀾人笑先生窮不恥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  
醉飽百無知何異腥羶飫蝼蟻世上群兒昧重輕每



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即  
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  
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  
水湄荆棘非不繁永終保令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  
日成塵海成血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秫黃赫有滿檐金穰穰西成萬室喜登  
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醞丹

霞將紫纈插頭秋點長絳囊醱壓甘露涼猩紅顆滴  
真珠老菱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  
花滿屋香饌出肥鷄一筋肪橙斫蟹鱠雙螯霜不須  
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鑄我愛真率田家即磁  
甌瓦盆罌木觴爛熳為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  
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笑爾汝  
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寫懷

子規聲裏吳蟾熟星繭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  
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蛾飛爭奈何愁端零亂如



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  
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  
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  
心井深百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  
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  
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  
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  
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

素彩相蕩靡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  
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  
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  
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  
絕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  
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  
光射霄漢

扇

寒藤陰壑懸風霜剗皮擣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  
白瑤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燾湘潭竹寶刀纖纖破



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  
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鸞偶卷舒懷  
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聲名滿天地南州  
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颼入庭樹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  
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羸蹠項勇  
莫當丈夫何乃為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  
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蒯生此  
語無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

勇士守四方胡為鳥盡良弓藏

題萬間堂

少陵老翁餓瀕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茆屋不足  
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厦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  
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咲嗔侯城小儒愚獨  
甚不敢嗔咲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  
臣固位謹持祿其計止為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  
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替膏腴便利  
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  
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為此熟



視鄙夫儉子碑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為嫉  
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  
意世獨少緇翁所惡常紛紛候城子為是懼人受天  
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為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  
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贊皇天之關燮調寒暑  
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為陶  
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拯世之功  
均吾為孔子徒悲汨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  
坐覺一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  
將修復孔業為世開昏闇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

是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関有子厚洛有伯淳群公  
近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  
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為君不知  
此無以建皇極為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  
千萬卷洗濯鄙胷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  
而同娠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去  
寒冱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為雅頌歌聖  
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殷

滄州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僊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



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關醉中欲奪羲和  
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  
楚狂人甘為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憂多  
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  
群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  
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  
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  
援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模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  
漚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鯨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  
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愜心賞便  
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  
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辯有僊趣坐覺毛骨寒颼颼  
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  
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續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  
六歲失嚴父母氏祿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  
東海沸紅塵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  
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  
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耻以



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為迎至龜巖之下養且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王母行士成歲時奉觴為母壽踰躑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殺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為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廷每為鄉閭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為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乎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由承身死汗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願以為子弟不願以為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于家馳令名龜巖土厚且

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年百齡母為人婦法子為事親之準繩嘉爾母子孝且貞龜巖之高與天俱不傾樂哉士成配若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虐廢後韋臯治蜀陸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今其詞不傳臯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為朝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媚臯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天子以大聖



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為蜀神民主臨國以  
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內外  
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  
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  
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為至矣臣才雖不  
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  
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  
龍暢而詞無溢美頗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  
仞鏡天之劍閣水有砥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

昔相戒不敢至胡為乎今人操舟抹馬夕往而朝還  
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  
北有氍裘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  
萬國莫不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況  
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  
家人裕橐兵斂革豺狼變化作騶虞蛇虺消藏同  
蜥蜴鑿山焚荒穢畧水剷崖石帆檣扉履任所往死  
若宇宙重開闢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  
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  
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



遺風漸被比鄒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况有賢駉  
君大開學館擬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勛徵賢一詔  
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  
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并人心  
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遂令三代民盡為獸與禽  
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下  
戈密如林今逢天子睭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  
動風俗無邪淫孱夫弱婦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  
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赤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奸雄將軍氣盖世  
敗卒零落慚周郎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  
謫向江湖動星斗意呼戲曹公氣勢蘇子文章人物  
銷鏖塵跡荒涼惟有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為玉泉山人題

天地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為門障海  
口大江中流潮汐通豐山橫鶩東奔放浪嚙沙崖穿  
玲瓏翠鳳飛來白銀闕金鰲湧出金蓮宮天台赤城  
此磅礴間氣往往生英雄鴻儒碩士世不乏神靈秀  
異天所鍾玉泉山人獨嗜古食貧力土專而工結廬



椒江望蓬島坐看海氣浮青紅含嚼英華嗽芳潤吐  
納光景噓長虹群僊窈窕羅几席洪波浩瀚涵心骨  
最爾一鄉不滿意貌焉四海將奚從日披黃卷對賢  
聖上並周孔齊義農國風雅頌導于正典謨訓誥操  
厥中權謀智術競趨利玄談清議咸歸空瀟洛崛起  
樹名教千載道學開盲聵仁義行師佐伊呂禮樂出  
治登夔龍拯救生民布仁化此心炯炯今昔同食息  
夢寐若見之上下議論相磨礱論交豈止一世士直  
追三代還淳風屈伸去就隨所遇仕止進退皆從容  
某山某水吾釣遊歸來舊隱巢雲松

次鄭好義

紀夢韻有引

昨承寄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  
用韻增至三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尚正  
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夢  
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璨錯迸星斗險語鏗旬飛  
電電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  
在京師玉堂老僊侍幃幄冠蓋追趨禁闥深朝廷尊  
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虫伸屈蠖國有  
著龜民有師水之海濱山之嶽升堂執業集英彥寶



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憐繩墨匡持重龍斷  
子時好修美文藝清談劇辯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  
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驥咸歸伯樂廐天球木出荆  
山璞要為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興禮樂安知垂老  
萬里行直沂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  
絕道路邈索居卧病東海上舊德棄捐徒歎作夢中  
見公疑尚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陟  
降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驂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  
鈞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譁應悲我輩混世  
塵俛首顰眉語嘒喑獨念靈攢客西土明詔未許歸

故宅昔蒙召見欲奏論造次自疑難感格 聖君霽  
澤覃萬方寧使遺骸塋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  
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己昭雪孤忠負前諾公  
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  
典國製作名烜赫為銘功行播遐迤可配史傳垂簡  
策子將繼踵綰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  
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  
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  
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修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声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  
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  
賓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為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  
事耕稼性又不耐營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糗侯封鼎  
食誰願易今年瘡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類勅敵垂頭  
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嗑乾恃粥不善飯下  
牀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真可惜  
所忻元兄督家政甌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歆卧困即  
眠見客暫起飢輒食萬事盡拋思慮表一身豈卹飢  
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若屠兒飯豎千金殖皇天子奪

齊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飲仁  
義非外得薄田近穫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  
磐石廣數仞墻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卧青  
雲為蓋苔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鰲鼓舞洪濤氣腥黑  
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  
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胃臆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軍足馬跨河  
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  
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



儲虎臣為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  
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  
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涵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  
眼望天天為愁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  
黃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  
傍咲酌廬山一卮酒雲山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  
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圓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  
髻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

堅守明月之珠深自感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  
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  
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為發幽貞播金石千載  
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  
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  
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食羊虎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



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為  
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叛與虎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前年停車汴水陽鄭公延我政事堂是時梁園花亂  
發遊蜂乳燕春滿墻綠酒浮觴面玉白綉衣耀座腰  
金黃豈知造化不容物俊傑俄為土中骨重來訪舊  
無一存冠蓋年華兩飄忽堂中遺跡傷人意粉圖素  
壁銀鈎麗道廣常懷濟物心數竒竟負匡君志文章  
爛熳空自苦政術庶平索誰繼官僚薦書嗟我遲妻  
子思家歸未遂感此臨風涕淚垂出門上道風塵翳

西行境內五百里到處逢人稱善治洛陽城中迎歲  
新正思昔日梁園春河南忽過張少府意氣遂同鄭  
老真蠟梅盈庭花瑤璨銀燭照夜光璘珣登高訪古  
隘八極勸酒笑談驚四隣我被虛名浪羈束奔走皇  
皇炊不熟明朝又渡灑水西行李再經燒棧北丈夫  
會合當有時各展忠貞報王國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勅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  
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  
眉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雪渡斷三山青烟蕪漲綠知



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看  
并流去大孤小孤橫雪波匡廬五老青差峩九江秀  
色嘆竒絕半空飛瀑懸銀河推蓬竟日閑吟倚瞬息  
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  
山遠自蛾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翠  
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  
壁烟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黃  
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擢明月沂流直上  
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  
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

風瀨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  
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  
笑擲橐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羈  
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  
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携鋤上山斫山土蕨根已盡斫不  
休力絕筋疲未言若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  
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斫蕨  
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斫蕨保餘生再拜青



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携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携籃書作  
群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米為飯充  
朝飢莫辭苦澁不下咽性命聊假湏臾時皇天不仁  
我當死况乃催科急如矢來牟擬作日月期欲保餘  
生更俟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酣酒何為人

東河驛值雪次茅長史白戰體韻

東河氣高地常冷越客入山愁日暝蹇馱翠帽闌驛  
門敞屋踈籬耿燈影更聞藉草始一寐夜半雪來初

未省窻明恍訝鳥繞樹身倦死同蛙伏井鷄鳴起看  
眼生花睡熟山童呼不醒積深已覺擁藍關執遠直  
疑沾庾嶺穿簷入隙如有求塞戶填堦豈湏請瓦溝  
早滴為炊煙水面難消因泛梗樂事偏宜壯士獵清  
氣先入詩家茗平鋪道路混險夷蓋覆乾坤掩瑕眚  
空山難行無客到高卧閉門終日靜春來一月尚嚴  
凝天上何人調九鼎半生對雪走四方奇絕愛此林  
壑景長松壓重龍虎怒巨石羅陳  
整北風未勢  
更飄揚斜照餘輝愈光炯南望殊憐京關遙西顧頗  
覺歸途未未湏玩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



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相並乘興伸眉且一笑人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淮陰詎肯儕噲等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幃幄謀謨三  
數公君家中丞最瀟灑軸轡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  
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  
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譁神箭  
穿顛逆酋斃是時中丞謀畧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  
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勲賞  
鉄券金符頒土壤中丞獨擅翎贊功賜號每為諸伯

長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

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踈  
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  
含咲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為拂衣入山去肝  
食未敢干君恩海內只今無次賊幽州興兵惱邦國  
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  
稀留侯武卿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為解四海蒼  
生危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



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簡書四山捷星馳重見熙豐舊  
設施太室既崇荆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  
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  
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  
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  
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  
宣和殿內玉屏風綺席金炉處處同詔遣內官宣畫  
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齊呼畫  
稱好玉礮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適  
藝愈良自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好

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闔豎露布  
初騰紫陌塵天驕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雉  
扇鳶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壁無光天為哀  
祇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  
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為當有神物常  
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一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  
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訂不見昭陵一藝無偉績瀉  
名照天地

題王叔明墨竹為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



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  
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  
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脩竹煙雨冥  
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  
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  
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口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  
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聞鶻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

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荆花樹五聲落月照踈櫺想  
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堦前蘭茁紫  
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  
遊每聽鶻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鶻聲能  
白頭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中下有萬頃之長江揚波泛  
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淒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  
斗酒何足論舉盃且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倚酒  
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得但見月與河漢俱



西流僊人伐桂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  
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如飛光及時不  
飲空白頭君不見月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  
愁何如醉卧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混六合間  
浩然何所求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巔坐  
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  
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遜志齋集卷二十三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  
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  
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  
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  
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  
變通周典禮寬大漢規模  
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禪皇政憂勞二十年  
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  
已失群生望空餘萬世傳  
長江一掬淚流恨繞作虞

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品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  
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  
未登宸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  
情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  
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  
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

銚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  
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跼蹐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寫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  
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第  
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  
而事之隆重身之踈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  
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晷治道側席致賢臣  
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臯比講席拜受  
之餘無任感荷敬次勝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  
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幸甚！

六首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塵尾雪山風  
善共東平樂才有異北空感恩慚獨厚箋疏許頻通  
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老員英

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行無逸戒佇見治功成  
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  
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廈擅小臣懷德處每憶白駒篇  
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子天垂象姿顏嶽降神  
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願沐恩波潤花溪理釣緡  
賢王思賤士欲為制頽齡藥授還丹秘功存本草經  
駐顏唾鑷白閱歲比冬青倘逐飛昇去長依傳說星  
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  
似可講周易寧湏喚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三百



搖落秋冬際蒼茫郵越間青山歌枕過白鳥背人還  
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  
青山過越少滄海帶吳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眇然  
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難  
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為寬  
病中述懷二首

卧病知為國尤須謹未形盛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  
燮理宜脩政醫治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  
故交憐抱病意度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

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  
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墉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靜讀懶開門  
古學嗟中絕群經續已繁平生刪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樹懸渴諷詠不能已因借韻述懷邑中還同伯偶作一首今并錄上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熟心待舊交論  
山勢隨村曲窑煙接海昏智石多善教所至俗還敦  
聞說幽居僻僊髮翠嶠南陽坡饒羨木曲澗會澄潭  
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炬譚  
野性便時棄虛名耻世闢目緣多慮暗志為好奇分  
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學避躡看雲笑山映竹坐石水通潮

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遺經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沒堦前石雲連戶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  
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顏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修德先生二首

抄歲垂垂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冰動水生痕  
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笑付乾坤  
長嘯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甌無功  
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燈花咲愁絕故向夜牕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為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隣父邀嘗酒鄉豪咲著書時艱知已少來往莫教踈  
携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耳瓜  
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旅懷難一以天機遣付流霞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閤他日恨感事百年悲  
地主能投轄天閑幸脫羈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  
情深難遽別送遠却同歸衣濕洒塵雨路經垂釣磯  
山童迎客慣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辯前賢賴發微  
千載康成學群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  
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谷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興與君同屐潤催時雨衣涼醒酒風  
鵝群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面風  
醉書詩草黑笑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辯難消磊砢胸

題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  
白屋孤舟迫丹崖一徑斜何時共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蔽  
世路羊腸外僊家鳥道傍此身何處着箕頴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  
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脩禮讓盜賊尚投戈  
黍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尚德貴君賢  
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衰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  
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答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媚重陽  
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祗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  
江迥宜秋色林疎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  
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相期曾閱上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  
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藍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



風過歌僧笠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群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群公不世情聽鷄朝謁後並馬出郊行  
心戀金門遠身依玉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  
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簪上苑花  
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斜願得萬間廈轉為寒士家

山深諸歲殖海廣百川歸材著廊廟器文張錦繡機

魚龍將遠化鳧鶴漫齊飛為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臯孤鶴聲

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鳥語索句發奇言

燕雀爭栖閑豺狼鬪食喧寧知陶靖節適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

百年愁莫遣一夢樂誠優惟念雙親老無能為爾謀

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



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絮卮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苑昔同遊  
婺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料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蘿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修地下文  
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搔首看征鴈天寒遠索群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  
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託恐負二親恩  
善頌慚諸彥傷懷望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曰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  
病身難報國歎歲欲求田築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就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兄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  
毀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遙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遣病十首

冬瘡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胸乾祗食粥眼眩廢觀書  
行步兒童笑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疴當歲晏冬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  
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卧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畎畝高枕豈公卿



千古斯文託群經此日情廢興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願春遲  
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賂善藥姻婭饋醇醪  
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斟酌減綈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永羸僊損天和  
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戶迎人倦投床散帙迷牽衣其穉子煮藥愧山妻  
葛令尋勺漏梅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阻雲泥  
春來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言事衆芳空滿枝

官途多世難卧病亦天時應有簪纓者低頭羨我為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修冠擲客勸罷文章  
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憊醫踈術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  
禮樂周秦後乾坤橐籥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瘡癘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  
拜倩人扶答文教子代書何時減藥餌一笑百憂除  
歌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  
墮地驚茲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悲感淚縱橫



贈鮑民瞻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群  
雲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  
出處存文豕經綸在典墳  
莫名詞苑傳頌立濟時勲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頽寂寥  
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  
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  
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  
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  
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  
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  
柳營嘶驤裊茗椀捧妖嬈  
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  
醉猶親簡策樂不為簞瓢  
晚節趨王命顰眉逐使軺  
將軍開幕府畫諾任賓僚

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遙  
宣威增國勢褫魄遯天驕  
絕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  
歸田心戀戀解組思飄飄  
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  
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堯  
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  
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  
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  
小心親里閤避咎狎漁樵  
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謠  
鬪牛嗔孔雀孤鶴畏鷓鴣  
媚灶慚何枉懷沙恨莫消  
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  
素襯還家慘總麻聚哭蹠  
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  
盛德知誰繼究魂謾擬招  
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飄  
致遠悲良驥搏空憶皂鷗  
聞喪皆頃足知己白垂髫



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  
適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茗劇談衾每共痛飲燭頻燒  
髮為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瑤  
劍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  
官忍題朱旒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  
隆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  
女在難同蔡身危不類晁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  
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臯陶  
痛絕生芻奠哀傷壞木嗙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颯  
臣幸侍燕間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窺

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閱危紀善五十韻排  
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厥數倍之  
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世之盛美  
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為工也伏惟賜覽觀  
焉

曆數歸真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  
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  
白日開金殿紅雲綻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  
地秀多才彥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  
南土通滇楚東隄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



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為柱石瑞世比鸞凰  
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  
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盡記直士諫無妨  
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群書陪几席前哲儼羹墻  
旦奭宜方駕間平合侍傍事神孚盼嚳欽聖祝穹蒼  
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黃閭老問俗白髯郎  
不洩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鳩行  
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  
師古人為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  
餓殍虞填壑流民閔陷羗水繇贖賤隸玉粒飫飢腸

德欲調黎庶寧辭罄積倉分甬具饘粥隨處集羸疴  
有噴群聲沸相携蹇步躄胥靡無橫天盜賊耻相攘  
恩出蠲租今歡騰施藥坊嬰孩頒穀養齒豁賜棺藏  
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  
擬植千尋栢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劍履列長廊  
杜屋重輪奐花溪頓煒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黃  
善政俱修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柙虎膳宰縱河魴  
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  
淵懿真堪述謙恭莫肯當崇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  
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秩絃誦韻洋洋



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駕萬卷載連檣  
樂善人心悅無為國本強虛懷臻聖域騁步領文場  
揮翰銀鈎活摘辭玉佩鏘鼎彝皆國器蘭桂本天香  
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姬姜  
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  
解語踈鸚鵡長鳴歎驪駒劬農興耒耜寬法絕桁楊  
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  
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瑤璜笑談溫玉色追琢燦金相  
肅挹尊賢傳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  
玉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爪近識天潢

舉措存寬厚蒐羅必俊良聚賢頻設醴寶訓舊明堂  
末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  
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為漿  
身賤思疑病言高點類狂汗顏趨紫闥馳夢落滄浪  
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跼踖前席屢徬徨  
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太官羊  
雅句褒弥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  
憶昔憂居壘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  
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拔干將  
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由酬覆載深幸覲顛昂



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  
弓戈藏府庫道德固金湯  
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囊  
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  
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  
群生蒙長養百谷屢豐穰  
人傑生臯摯邦基過夏商  
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  
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  
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鰲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  
嵩呼曾獻君王壽人日今從帝子來  
寶仗鳴鞭金騾裹石牀御坐錦  
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鳳飛蓋華隆喜共陪

宿峯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  
元氣昆侖磅礴外祥光隱見有無中  
珠瓔寶佛留全相金碧樓臺倚  
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  
兩脚斜侵耕叟笠苔花青匝定僧衣  
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更飛  
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  
曉汲衣翻草頭



露午炊竈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厭烏紗五尺連頻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靴脫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面峰如削谷轉行行樹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涼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瀉歸鳥低衝馬箭回雲外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莓苔景清愛借禪房宿不為叅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峯前坐五年心為嫉邪曾奏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鷄聲蚤月落江城鴈影翩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負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住不改鄉音與梵音見客喜為青眼顧能詩懶效白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羅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兄調弟希政并東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戶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



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笑  
薛包孝友傳家得無愧聚蚊免使退之朝  
鄉閭儒術許誰加弟唱兄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  
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汀汀鴈  
聚沙却嘆離居趨侍日時來相對卜燈花

挽徐節婦

人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真百年禮樂無男  
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  
紅塵爭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  
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  
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珎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李明先生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  
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簪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  
湧泉耻以文章為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每懷海上  
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席深盃相  
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意綿他日  
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絕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  
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崢嶸百獸中。  
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虫。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  
江山奇絕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  
不敢看圖畫，青山恐笑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  
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照爾憶親情。  
歸去供甘旨，春林筍正生。

病中除夕四首

數漏掩殘曆，中宵氣候殊。  
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  
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  
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  
瘡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  
後山為報溪頭流水，落花  
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驚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  
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咲腐儒千載  
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夢魂時復對金盞忽聞盛事披衣  
坐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奔竄臨軒几硯閑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  
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三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一塵不到市聲沉多情惟有雙靈  
鵲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每因取士嘆斯文近來眼病無聊  
甚豈復能空冀北群

橋門冠蓋藹如雲才氣爭先總出群自愧腐儒無一



藝強顏來此較斯文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  
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是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為狂自慚末學何為  
者孤負恩言髻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違禁  
闈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岷峨應漸  
遠莫雲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  
息顧諟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  
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臣謬以疎庸獲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  
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  
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槩少效忠懇以廣聰  
明恨未果為先作絕句十首以進伏惟益懋典  
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修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



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  
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  
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  
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磔益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願采豳風歌七  
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遇豐年若非聖世輕租

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鴛異  
驥任賢莫指玉為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令德高名滿八區濟美喜看賢世  
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餓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謾說能為  
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為  
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情



謹錄進上伏惟宥察——十首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籠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案先教頒賜與群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群臣喜色同却咲開元恩未廣祇將異味悅深宮

尚食頻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珍味頻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

嚴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適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頽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靈臺要明聖道無窮意須仗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真主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  
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應被旁人暗相  
笑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  
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違闕庭二首

戀闕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  
意三日抵超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云住忘底事別情猶不  
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滙足迢迢祇因戀闕情無  
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竒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遍千崖  
月露滴松稍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遮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  
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



識誤猜禮佛到蛾眉

客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  
清朝試出都門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  
正是勝遊新得意片雲相引入岷峨

朝辭宮闈莫田家江白山清兩岸沙  
卧犬不驚籬落靜麥風簷底響縹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  
今去峨眉同覽勝躋扳頭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  
青眼古銘鄉土

夢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僊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氈  
入社敢同陶靖節不須三咲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并吳講師次予發  
成都絕句韻因復次韻述一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上人遙  
青山過雨僧深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竒對人覓句必攢眉  
林端新月初高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吠風驚犬吠還迎  
衲衣鶴氅從童



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  
庭外松花洛礪  
芝夜半夢回聞  
響覺來潁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  
雲間童子負薪歸  
幽栖更羨投林鳥  
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  
萬丈深淵不起波  
此日勝遊他日記  
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  
門前花徑接鷗沙  
三年別後徒多恨  
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中十日只逢僧  
盡道蒙恩報未曾  
共上峨眉望宮

關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  
壯懷如水不停流  
今朝獨坐峨眉頂  
一覽端能隘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  
坐來渾似舊家羶  
祇應心事慚蘇晉  
不解長齋綉佛前

乙亥新春出城東  
偶作十七詩同遊  
諸友從而和之  
因亦次韻以寫所懷  
會叔貞之成都書以  
識別詩中所云司戶  
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群生心尚歎  
知周萬物禮愈勤  
能為世上難行事  
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  
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嫚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  
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  
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敲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民采拾供租  
稅猶恐傍人議權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袞袞來俊思雪消三峽  
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猶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為  
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戶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  
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斯道要為終古  
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鴈  
過忍聽雲畔索群聲

一念無為付道耕百邪還聽歛心兵本原能與天同  
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迴無臭味堪誇  
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遙相  
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忍教負却大平春一觴一味酬佳  
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迳桃蹊遠葦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  
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  
坐閑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群蟻奪餘腥倦來莞尔成微  
笑宇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  
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盃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  
語書比箴真更絕倫

精通八法揚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  
步忍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欲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



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為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  
到望斷嶠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畸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  
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溫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  
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為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  
迹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

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突外舅鄭公三首

昔奉安居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  
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携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  
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為多金自慚非是奇男  
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中秋對月二首

雙櫓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舡過夜深把酒問明



月七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  
九秋最好今宵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  
非關佛日今消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卧龍  
誓匡寶祚剪奸雄  
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  
掌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  
千年埋骨不埋羞  
丁寧囑付人間婦  
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  
窈窕丰姿若个誰  
千古周南風化本  
晚涼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  
一燈風雨幾黃昏  
可憐玉帳豪華客  
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  
千年盛典實堪誇  
史臣何用春秋



筆天子親書孝義家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影經過絺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亦弓彎石磴平碧天涼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惡吹羊眉新愁上紫荊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携壺沽酒遠村無同食麥飯無難色風旣知非淺丈夫

聞盧原質表兄廷試探花郎授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二首

鷄舌同含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去鴛鴦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



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  
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  
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  
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倫序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  
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覽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擬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  
後新詩尚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  
栢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  
面卧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



叟目送浮雲過遠山

修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濂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

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日日途中春意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遙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為明記得舊遊天上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  
眼中驚見鳳毛孤  
一枝潤帶江南雨  
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  
翠袖蕭蕭倚暮寒  
却憶洞庭為客處  
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  
故園松菊可怡顏  
祇緣三徑荒涼久  
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  
種近羲之洗硯池  
幾度偶澆池上

水花間朶朶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  
古木軒窗水際開  
萬里西風數行鴈  
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  
鼓車隨後意茫然  
圉人何必相羈絆  
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夢驚回燕語巢  
牕前紅日在花梢  
心思佩玉朝天日  
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隴頭禾但令四海長豐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誼勸朝廷平生却被能書誤更為鵝群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羊姿不受塵丹霞為質玉為神渚禽莫怪開時晚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轉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只為從前解言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墻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遜志齋集卷二十四終

遜志齋集附錄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膺綸言於殿陛  
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沫泗之漣潛溪  
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間奕世是所謂孝  
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  
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况在遠道乎  
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



有以哉

予以眇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東賢良以備顧問  
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秘  
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  
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  
渴竭乃心力副予眷待遣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嶺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靡言匪衣  
靡善匪得閱士孔多我敬希直謙以自牧卑以自持  
雍容儒雅鸞鳳之儀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琢之

金玉之質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臧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同教如渴爰抹其馬  
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昔之來也春日遲遲  
今之歸也涼風淒淒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  
飲餞江滸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心之知矣  
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歲行在子文闡秋開  
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形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前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  
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己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  
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真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况復依方公  
闕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瓊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勗哉今胡子願無媿鄭林

鄭公智林良也

蜀王讀基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黼宸陳  
嘗笑賈大傳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為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為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歎良可媿典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瀛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忝稷雖芄  
芄不如穉穉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  
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  
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

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  
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  
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異負  
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蹀躞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瓊然  
素編就清晝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湏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群經取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燭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隘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羅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  
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  
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  
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  
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  
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  
態不主故常而辭意灑然常新衮衮滔滔未  
始有竭也細占其進退之功日有異而月不



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  
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  
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  
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孰為先也  
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  
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  
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  
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舜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

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  
袖携絺繡書面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  
同食太倉粟共勸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  
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憫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瀕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豈和免滌滯疊奏歸繹純  
桑濮咲麾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定

勳濡毫寫雄顛勢足移峨岷



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  
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洒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繽紛  
豈知萬毛牛難媿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種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忤祇為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緝  
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弥文

文繁必喪質道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  
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鑿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  
此意竟誰知為尔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且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  
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憊  
倦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公輔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千之徒亦自以為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為顏子者終駘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去聖人已遠執駘人之道以戶牖天下者太史公一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為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為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泰夷仲

見泰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為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為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既而侍公者數月辯論規誨未



嘗不為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淳信乎其為一代偉人而非叢尔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為廩祿所靡挈孳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潛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為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

五年長至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燉之雲睹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為群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躬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歲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



濁涇太史猶巨鍾而我猶寸莛我誦蕪陋辭一一為  
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  
已五載倪首類拘囚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  
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顧影兩  
蛉螟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  
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扃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  
瞻如戈甲積晉庫奇如盤鼎鐫商銘麗如勾芒青春  
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  
然帖帖超東溟顧我歛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子  
文誠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

勝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迺工月露形劃然周廷  
觀巨燎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  
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  
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  
堯賞我欲其為不朽計鉉鍔淬礪重發硎至音詎能  
秘錫鴛荅和鈴直湏上追虞書媿周雅豈肯下比秦  
誓方魯駟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為禮樂之藩屏嗟哉  
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閱世憫斯文寧復下  
取勅六丁水為江漢星作斗鐫之金石垂千齡洪武  
十年夏五月吉日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泔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滌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翫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朽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



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  
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  
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  
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也者是故三代以來為  
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  
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  
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  
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  
不過二十人尔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  
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

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  
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  
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  
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  
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  
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  
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  
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  
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  
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



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  
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  
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  
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于哉此予之所  
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脩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  
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  
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

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  
顧之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遥遥金華道逸駕邈難倚  
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為東南風吹上八詠樓  
願為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違我心復何求

谷希直

許繼

婺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扎動目有新文  
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群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  
方子問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歛胸臆早歲能充饒



深造入玄閱精研味腴膏發為五色文光燄萬丈高  
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  
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  
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齟  
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展雲日盛際宜有遭  
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臯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  
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  
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嘉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  
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為瑞  
世珍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旻

與方遜志書

黃巖王叔英原采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  
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  
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  
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  
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  
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  
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



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然而易之且又言之大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

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踈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縉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備

體驗為務與公論辯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歛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為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



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  
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  
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  
道遂若岐途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為何  
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  
邪說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  
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  
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  
落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  
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

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  
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  
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  
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  
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  
而邪說之惑人返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  
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  
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  
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溯三  
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



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谷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群兒而問曰某將往于某敢問何之群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群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為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

毒遺害者有之況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群兒之言喧囂闐闐于耳者亦不為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強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為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人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



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辯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為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為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為默默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

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為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號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卯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詩書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



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  
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為言者蓋  
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  
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  
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  
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  
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  
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廢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  
之書其書雖為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  
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為保障生民倚之為

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  
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楊雄班固輩莫不各以  
著書為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  
故張籍切切為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紳未嘗  
不慊于懷以為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  
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  
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為  
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缺意焉今執事之才之  
美固將轅馬劉駕楊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  
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



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為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勲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為遂而因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立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覲綏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願乃賜荅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辯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謹撫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



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  
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  
著書為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  
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  
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  
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  
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  
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剛述曾子思孟  
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  
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

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  
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所  
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  
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  
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  
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  
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  
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  
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  
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



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幃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

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詔落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與董景庸書

王稌叔豐紳縉孫

王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



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為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叟叟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脩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史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

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今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手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邪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



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澤彥恩

筓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興黃鳥向人空自  
轉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  
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  
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  
讀書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  
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睨賢膏腴公深驚

器之以為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  
身代獲原洎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  
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為惟先  
生之咨四方夷裔得一字珥於至璧晚路碣危皎皎  
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  
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漸蕩慘於無遺如此  
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  
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雋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  
辯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諸物不可得而觀矣幸而撥  
乎噓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



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錄與夫博采  
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  
畏道厥事什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  
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  
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  
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寓僻乏好事  
同志与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  
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  
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  
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

益而不少為輕重者特為吾鄉餼羊之計云爾苟居  
隱野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閭歷仕階而如是持忠  
節以奠朝社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闡睭藩矣或者  
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  
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  
愛苟私所遺惠然輻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蝕  
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黃巖黃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  
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



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

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未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顛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黃巖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伯首  
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  
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鐸與文選黃君孔昭  
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  
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粹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  
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  
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  
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  
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

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  
何以其傳不傳為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  
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  
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  
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  
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而况於人乎故欲  
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為先生計也為後之人慕先生  
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  
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  
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



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  
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  
遜志齋集者訛缺為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  
教諭之編有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  
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  
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為別錄云成化己亥  
冬十月朔

謁侯城里有感

謝鐸

欲向西風酌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  
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

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華亭張弼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齋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  
齋藁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  
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  
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  
猶以見之未盡為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  
之闡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  
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  
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為過也



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  
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  
宋潛溪楊東里為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  
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於乎九原  
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為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  
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位于時以彼其  
寸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  
位完厥謨猷願豈與唐三  
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顧悲  
楚抗激玉磔身沈族而氣



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  
為天下防也嗚呼忠哉初  
有功于

昭代深矣雜報郵闕然  
而遺文盛流斯固

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

學諭洪玉禮部尚書謝

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

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

諸字海本今漫矣乃

會黃泰軍館應吉士良

趙大行淵刪定偽謬重



刻斯編以行于世俾知  
夫奮大忠者本如此云  
正德庚辰仲冬朔守台  
後學姑蘇顧璘識